

瀘谿縣志卷十二

菽文志上

宋范仲淹薦李觀疏

臣聞聖人坐以待旦，苟求俊乂，蓋將盡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故爲臣者以舉善爲忠，亦將竭知人之明，副待且之意也。臣親逢聖辰，嘗忝近輔，輒慕前修之節，少答非常之遇。臣伏見建昌軍草澤李觀，前應制科首被召試，有司失之，遂退而隱，竭力養親，不復干祿，鄉曲俊異，從而師之，善講論六經，辯博明達，釋然見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子揚雄之風，義實無愧於天下之士。而朝廷未賜采收，識者嗟惜，咸謂遺逸者矣。臣竊見往年處州草澤周啓明，工於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菽文上

一

詞藻，又江寧府草澤張元用，及近年益州草澤龍昌期，並老於經術，此三人者，皆蒙朝廷特授京官，以示獎勵。臣觀李觀於經術文章，實能兼富，今草澤中未見其比。非獨臣知此人，朝廷十大夫亦多知之。臣今取到本人所業禮論七篇、明堂定制圖序一篇、平土書三篇、易論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編爲一十卷，謹繕寫上進，伏乞聖慈，當乙夜之勤，一賜御覽，則知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其人以母老，不願仕宦，伏乞朝廷優賜，就除一官，許令侍養，亦可光其道業，榮於閭里，以明聖人在上下無遺才。若不如舉狀，臣甘重受朝典，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前人奏狀

臣伏見建昌軍草澤李觀十餘年前曾撰明堂圖并序一首大約言周家之制見於月令及考工記大戴禮而三家之說少異古人惑之觀能研精其書會同大義按而視之可以制作臣於去年十一月錄進前人所業十卷其明堂圖序爲一卷必在兩制看詳今朝廷行此大禮干載一時何斯入學古之心上契聖作臣今再錄其圖并序上進伏望特賜聖覽於朝廷討論之際庶有所補仍乞詳臣前奏殊加天獎以勸儒林取進止

余靖奏薦李觀狀

臣余請伏觀先降勅節文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并高蹈上園等科並許少卿監已上及本路轉運使副逐處長吏奏舉者右謹具如前臣竊見建昌軍草澤李觀博學通識包括古今潛心著書研極治亂江南儒士共所師法曾於慶厯元年應茂才異等科秘閣召試下第退居鄉里四方生徒從之講習有此寒畯淹在草萊於臣鄰封不敢緘蔽臣又伏見草澤邵亢與觀同時就試後來亢以臣寮奏舉已授職官今觀退居獨未蒙用伏乞朝廷特與召試以廣得賢之路謹具狀奏聞伏俟勅旨

李觀謝授官表

臣觀言今月十九日建昌軍進奏院遞到勅牒一道官誥一道伏蒙聖恩特授臣將仕郎試太學助教者猷猷之中耕鑿殆忘其帝力蓬茨之下絲綸遽捧於王言身未識於

九重名已叅於一命閨門交慶鄉里知榮臣觀中謝伏念  
臣生長荒陬世家寒士徒際恢儒之運謬懷榮古之心四  
十無聞早畏仲尼之戒三千奏牘終慚曼倩之才嘗策足  
於上都願剖肝於詔舉過蒙嘉惠首命試言繫遼豕之自  
矜奈齊竽之有辨馮衍之孺人稚子皆笑歸田彥倫之芟  
製荷衣遂成習隱自茲潛伏何可覬覦豈期天幸之來偶  
被藩臣之薦深虞累氣難用升聞快炙美芹敢望獻尊之  
賞油雲沛雨俄瞻早稿之苗雖釋褐之有光然事親而甚  
便不離鄉井已脫民編斯蓋伏遇皇帝陛下道貫幾深仁  
兼煦嫗時文再郁將令三代同風髦士已烝猶恐一夫不  
獲故茲狂簡亦預采收敢不虔奉訓辭益敦學行庭闈是

戀幸申爲子之誠犬馬未衰庶有報君之日

饒廷直上臨安表

臣聞古人有言日士見危授命又曰忠臣不事二君自幼  
及壯日誦所聞期力行之今適當艱難之秋備事邊境之  
上欲盡忠誠小圖補報忽承金人講和誓書諭以唐鄧二  
州割爲北界然微臣愚分當何如哉欲望風南遞則去就  
不明一城軍民必至自變恐金人指以爲詞上誤講和之  
計現依舊在任聽候指揮設或不幸橫被拘執惟以殺身  
全節爲念臣二親年各七十以上見居建昌南城縣之六  
十八都饒家簿兄弟雖皆業儒無祿可養臣死之後舉家  
立見狼狽伏望聖慈察臣區區殉國之情憐臣拳拳愛君

之義施乾坤之造布雨露之恩少加存恤不至失所則臣  
死之日猶生之年誓當結草以報國恩南望廷闕無任哀  
懇激切之至伏奏以聞

明陳希聖進洪範大學二書致治表

爲表載籍以保皇極事臣愚年十五時講大學見古人修  
已治人之理真誠要約心悅之然求之天人上下幽明隱  
顯而設施之若罔執著辟欲爲方圓頗悉運用而不得規  
矩心又怏怏及讀洪範見古人修已治人之法真誠要約  
心則勃然喜曰固疑當有是也執此以運圓方無餘已此  
聖道本天也箋傳疏衍代有其人未經表章實可配大學  
爲羣籍宗奉爲進學致治之的以今之天下議論如水刊

刻如山究其指歸乃聲利之是根而元空之爲趣原其失  
蓋不保建極之至善以故泛濫旁出放誕流風竊因禹箕  
孔曾之傳測而述之三綱九疇理至一而法不二知止得  
止在止於至善而不遷會極歸極保極於帝訓而不替蕩  
平正直之化親賢樂利之休如泰山在魯仰之登之則堆  
阜不支滄海邊齊望之涉之則沓潛不派此詩書執禮夫  
子所雅言而性善經正爲孟氏所必道也恭遇皇帝陛下  
聖明將啓正學斯殷必止至善以明新而大建極以敷錫  
者也謹以所述洪範大學走水陸七千里請之闕下聖君  
賢相一裁正焉斯可以畢其義也干瀆威嚴無任悚慄之  
至

石文器諫撤城外兵疏

大理寺右寺正臣石文器奏爲因警陳言以固都城以奠宗社萬安事臣法曹下吏也言責無關兵戎不任在法言法不應出位建言以干越俎之咎然羽書狎至尊化圍城已陷薊州守禦可虞都城戒嚴登陴警備頃有旨斂兵入城以待援師患在剝膚矣若顧出位之小嫌忘抒赤之大義是不忠也又明主可以盡言若謂人皆不言而小臣可不必言是不智也大凡城守雖云可據總以人心爲固豈徒高堅之足憑乎萬一薊門失守鐵騎長驅援兵望而不敢進內耗閉而不得通是坐而自困耳況都城雖有百萬生靈奸民把棍實繁有徒圍困旬月必生內變卽高城深

池焉所用之斂兵城內有十不便結營城外有十便臣得而悉數之內則精兵健馬勢無可展外則乘機相時其便一內則大砲強弓憑城舉放所及有限兼易避匿外則伸縮進退無不如意其便二內則一城之外音耗隔絕勤王阻於莫達使命苦於不通惟有縋城萬有不便外則氣脈相聯聲息相應奏聞不阻於無路號令時得以相聞其便三內則九門一閉一意趨前無虞後撓外則有所顧忌不敢分兵遠掠不得不一意專攻其便四內則城外空曠細作往來無所忌憚或有內應線索易通外則防禦緝禁偵探往來卽有內奸呼應不便且更攝於外緝而洩其謀也其便五內則坐困孤城或有勤王之師以孤縣不敢徑進

卽或數路俱來無屬必敗外則畫地分營氣勢聯絡卽不戰而嚴以守四方義勇望之爲歸聲勢日壯其便六內則羣聚城中訛言易動鶴唳風聲內奸易作外則彼此應援虛實洞見人有固志羣情自安其便七內則有機可乘城內墊隘不便出師襲擊爲難外則車營馬步或爲合擊或爲犄角扼要出奇其使八內則攻圍日久游兵剽掠郡縣萬一失守京師愈搖外則都城有敢戰之兵四方自有奮義之舉人心有屬卽未能勤王而各守亦自堅矣其便九內則萬一無虞必以城下之盟要我我一許而國之大事已去外則伏砲堅壘碁布星羅我用奇正在此時可以得志其便十爲今之計急挑戰兵數萬營於城外勢若常

山首尾相應車營火砲按方埋伏每營一將總以大臣統之巡視監之申嚴號令整齊約束各兵豐其廩糈厚其犒賞語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勛以忠義勉以身家又重以主將之權厚賞在前嚴誅在後豈有潰散之虞而斂兵城內以待敵者敵至而閉門自守能保無內潰耶此聲一播四方解體都城豈堪再閉耶爲今日第一著非大將守之不可此舉關係頗重擁衛都城實社稷之至計也臣法曹小臣因時感憤不揣庸愚敬申一得以抒忠悃事在呼吸緩則噬臍伏惟皇上不棄芻蕘勅下閣部大臣速爲採擇施行苟利國家臣死不朽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國朝湖廣道監察御史王文璿改折漕糧疏

奏爲陳山邑輸漕苦累仰祈

睿鑒

恩賜改折以紓民困事恭遇我

皇上御極以來念切民瘼仁政屢頒豁歷年之逋負蠲額外之徵輸減久定之科則凡有益於民生者無不舉行有累於民生者無不予免則薄海內外皆在

聖明洞鑒之中卽在

聖澤涵濡之內臣職司耳目恨聞見有所未周無以上體

宵旰之萬一若旣灼見民情苦累尙復逡巡顧望不卽敷陳黼座其何以仰對

朝廷俯盟衮影乎則如江西建昌府之瀘谿縣漕糧一事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上

七

用敢冒昧爲我

皇上備陳之竊臣父恭遇

覃恩受封翰林院編修臣王鈺於康熙四十五年選授瀘谿縣知縣在任五載目擊瀘民輸漕艱苦曾經據情申詳督撫籲求題請照例折色以紓民困無如上官格而不行抱憾數十年於茲矣蓋緣瀘谿縣境層峯疊嶂曲折周遮凡田疇屋宇皆依山耕築並無平衍之地稠聚之邨舉步崎嶇投足險阻往來行人縱無負戴尙怯攀躋兼且山寒水冷稻粒晚收必至冬十月後方得輸漕到倉其倉廩設立上下兩鄉俱各距城七十里當此嚴威風雪之時男婦老稚人挈升斗踰岡越嶺而來遠者百餘里近者數十里途次

辛苦惶怖既已備嘗及至抵倉守候循次收納又苦宿店  
稀少枵腹露處更所不免至於收漕既竣運漕倍艱緣縣  
境止有一線谿流盤旋紆折經一百數十里始達大河而  
谿流清淺石磊灘多不通舟楫止設竹筏各載米數石循  
谿而行水盈則懼滲濕水涸則憂阻滯倘或竹筏難行兌  
漕限迫仍須僱夫負送其所需腳價實屬不貲在愛民之  
吏尙甘竭蹶措賠倘遇不肖之吏勢必預料淺阻苛收斛  
面以待賠償更或借名擾派從中染指種種朘削罔非民  
累此臣父王鉞所以志期折色以紓民困以順民情者也  
今臣父年踰七十感激

天恩拔臣御史朝夕訓臣謹將瀘邑改折事宜上達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上

八

天聽冀遂在官之志臣以爲利不什不變法况漕糧重務上關  
國儲未宜輕易微臣再四思維以臣父離任已閱三十年  
或小民相安輸納何必紛更變通近見瀘邑一二紳士手  
攜改折呈詳一冊據開雍正十年該縣據呈詳請援照同  
府廣昌縣改折之例一體改征折色已經督撫批飭查議  
當卽縣府道司各加切看堅請嗣經撫臣再飭妥議而糧  
道始以開征期近請暫行照舊征收本色後遂中止是江  
西省大小官吏皆明知瀘谿山邑之亟宜變通改本色爲  
折色矣特以事關

天庾輒瞻顧而退縮耳伏查瀘谿縣每年額征漕米二千八百  
五十二石有零在



天庾山積省此亦屬毫末而在瀘邑合境產米計除輸漕外僅足供民間本歲之需若遇歉歲出境遠糴負戴而歸是價必昂其費甚夥果得改折則民間各自充裕勝於社倉奚啻倍蓰若謂瀘邑土賸民貧改折征銀無所自出不知竹木滿山民間兼善作紙爲業按課輸將力所易辦即使閒無他業以米易銀亦屬甚便此固無庸過計者矣若謂漕糧爲正供折色爲變法與其易新毋寧仍舊不知同府之廣昌縣境素通舟楫尙得籲請改折若瀘邑在江西通省中峯巒林立水陸皆紆更無其匹廣昌旣容改折瀘谿隣接何獨不然且以江西之大省增一邑之改折此又無礙變通者仰請我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上

九

皇上飭諭該省督撫詳查妥議如改征折色果於瀘民有益請照廣昌縣之例每米一石折銀六錢輸納外加耗羨六分於秋收後開征隨條鞭銀起解藩庫永遠遵行倘嗣後有不肖官吏以不能苛收斛面併借名擾派仍復重加耗羨多方巧取該督撫時加察訪一經發覺卽行糾參重懲務使瀘民得沾實惠如此則臣父三十餘年未酬之志於此克遂瀘民百數十年欲言之隱於此獲申臣得藉以仰副我

皇上保赤誠求之

聖心芻推我

皇上恬養生成之德意微臣竊有厚幸焉竊聞宋臣韓琦有云

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二土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深味斯言稟爲鍼砭恭遇

聖明在御溫詔求言用敢備悉敷陳直抒丹款伏乞

皇上睿鑒臣不勝激切悚惶之至謹奏

傅彤請改折漕糧加學疏

奏爲遵

旨條奏仰祈

睿鑒事臣草茅新進罔識利弊安敢越職言事以千罪愆今蒙

皇上天恩念切民瘼准大理寺臣汪漉所奏

特諭古帝王爲治不棄芻蕘况伊等既成進士皆係讀書之人

於地方利弊或有確見亦未可定伊等有願將地方事件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上

十

敷陳者准其據實條奏欽此臣謹將本處利弊所急者爲我

皇上陳之一瀘民輸漕之苦宜甦也切瀘邑僻處山陬羊腸鳥道舟車不通每年額輸正副漕米共二千八百五十二石零百餘里外皆肩挑背負踰岡越嶺盤接到倉且田土盡列層崖疊嶂間地寒水冷十月後方得收成輸米水次又無歇店多露處凍饑之慘至於輓運赴省雖有山谿一線石塊嶙峋水不盈尺只可用木筏裝載每筏裝米五石若值深冬雨少谿水盡涸又恐悞漕不得不用民力肩運到河往返五百餘里公私交困搬運之數倍於額征臣於雍正十年同合邑士民籲請縣府具文通詳蒙督撫司道檄

行查議俟

題請在案後因開征期近行文暫征本色遂爾因循至今  
恭逢

皇上御極以來蠲租賜復賑荒貸饑凡屬蒼黎疾苦莫不痾瘵  
在抱查舊日有漕州縣或因運道艱難俱得改爲折色以  
從民便卽同府之廣昌尙通河道因水淺沙壅荷蒙改征  
瀘邑漕米輸納更有十倍難於廣昌者若得照廣昌之例  
改征折色則民無負擔之苦官無悞漕之咎上無虧於國  
計下有益於民生瀘民實世世沐覆載生成之恩矣一瀘  
士入學之額宜廣也瀘雖蕞爾小邑俗尙質樸少事經商  
未作耕田而外祇知讀書爲業向以地狹列於小學入學

瀘谿縣志

卷十一 藝文上

十一

八名我

國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窮鄉僻壤之士莫不鼓厲學宮  
爭自濯磨頃來瀘谿戶口日繁應童子試者已至千有餘  
人而人學仍止八名人多額少有童年肄業垂老不獲一  
衿者深爲可憫雍正二年奉

旨查人文最盛之鄉大學陞盛學中學陞大學小學陞中學如  
同府四縣俱已改陞大學盛學矣獨瀘不得同邀

題請近來學臣試臨見試卷盈千當撫卷太息於府學每多  
進二三名然非成例難以垂久今逢

聖世右文加意人材開科廣額天下士子蒸蒸向風瀘邑雖志  
切觀光奈限於額數末由上進倘得沐

皇恩改陞中學將瀘邑士子世受栽培有德有造而菲材薄技亦願報涓埃於高厚矣愚衷冒瀆不勝戰栗隕越之至臣謹奏

宋李觀太學議

觀伏以古今時異沿革事殊凡有設施當求折衷若曰上法周室作爲辟雍詢於儒者諒無異議行之本朝或似不便何者雖作辟雍必不欲廢國子監未聞古者辟雍之上更有國子監也況辟雍之設非特教授而已便當行視學之禮養老之事國家大禮如出由明堂鸞輿未動六軍之士已希賞賜竊恐惜費未能盡行有其器而無其用天下之望寧不歎邪若欲太學不與國子監相妨又無行禮之

責則宜近取唐制國子監太學四門律書算廣文凡七館皆屬國子監太學則七館之一其於國子監猶吏部兵部之於尚書省也不相妨明矣萬一遭遇帝暉下臨乃吾道之光耳若猶未也亦不爲朝廷之闕至於棟宇之度在堂無聞如使講習有位生徒有次量事制宜誰曰不可然亦須見地之廣狹而後計之若豫爲廣大之制而地或褊小則是空文無所施用或謂周人立四代之學今若以國子監爲唐學又立辟雍以法於周有何害邪觀謂不然周之四學並立各有所用如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學干戈羽籥於東序禮在瞽宗之類是也今教學之職盡在辟雍若不使國子監統之則祭酒司業當治何事如使辟

雍屬於國子監則古者辟雍之上更無官司故觀以爲不便果能廢國子監而興辟雍且修視學養老之禮以飾之則非觀之所敢議也

國朝丁步曾撫卹難民議

今歲初夏諸進士朝考

天子試以撫卹難民疏未幾六月初旬圻內淫雨不止田廬漂沒不計其數報災者凡九十餘州縣

天子命有司急爲粥以食城郭之饑民既蠲減秋稅而又分遣使者巡視州縣被災之輕重而加賑恤焉蓋

聖主憂憫元元當其無事常不忘未雨綢繆之意及其見諸行事則其惇懇周摯有加無已如此也步曾竊謂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上

十三

天子以好生爲心而宣布德意使難民得以蒙業而安不失其所者有司之責也今民之困於災者如彼其甚仰食於官者若此其眾爲司牧者其可不早爲善後之策乎昔宋河北地震水災詔代粟五百萬石賑之令州縣爲粥以餉饑民曾鞏謂若此是農不得復撫其禾耜商不得復通其貨賄工不得復治其器皿閒民不得復轉移執事而羣奔走城府以待升合之食也其議猶在準古揆今事有可類推者夫民饑而以食哺之前世行之者眾矣然特一時權宜之計非所以爲經久之圖也孟子曰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後世均田之法難以復舉則民之自食其力者卽恒產也今有司分巡諸州縣者尙未及報舉其數

而京城之民食於官者業已數萬當此夏秋之交暑將退而寒未至民露處者猶未病甚也彼瀕於死而幸得升合之食以苟延旦夕之生其歡欣鼓舞可知也若霜露既降寒氣總至而無廬舍衣褐以禦寒卒歲其將何以堪之在京都官捐俸以助賑而又

特下納粟拜壽之例此皆不得已而爲之者國家之經費有定數而民之一日再食不可缺若聚數十萬之眾羣仰食於官而無所底止其將何以給之若賑之於前而葉之於後則恐今此之恩不足以弭後此之怨未審有司將何以處之也且夫比閭族黨之民欲其常聚常聚則相親相睦而易以爲善被難失業之民不可使常聚常聚則一呼

羣應而易以爲非其勢然也故程子曰用兵以能聚散爲上又曰韓子多多益善分數明也不獨用兵治民之法亦然若聚饑民於一所失其本業而有司撫綏之不終其不能羣坐以待死可知也俟其有動然後禽獮而草菅之亦傷乎卽幸而無事而男女奔走野處或城郭湫隘聚處蒸鬱而疾病生焉亦不可以不恤也竊以爲民之被災有甚不甚有田廬故土已漂蕩沈溺而無可歸者有室廬漂毀水既退而故土可治而復居者有廬舍積圯尙可修復以無食而去之者其來者當聚而告之書其姓名籍貫若干口去城遠近若干里平日所業何事水勢已退故土尙可居否其有歸者則又與以數月之食而又計戶與之錢

使得以就故土築牆垣葺屋廬具什物爲居處計秋冬水退麥尙可種則使之復其本業謀來歲之食其無歸者則或授以官地而散給麥種或使之就役河工得傭錢爲仰事俯畜之資如此則丁壯皆得以復其業不待長廩食於官矣惟其老幼孤弱疾病無依者則官爲棲舍而廩給之耳若夫鄉邑之民則官給銀米擇富民之讀書有行義者使分給其鄉而坊正里保分司其役官給以簿使上其數彼所與者皆其鄉隣熟識之人必不敢爲侵蠹之事其有勤於撫卹出財以佐賑者官爲申聞而嘉獎之如此則官之所爲者甚簡而有要而民得以實受其惠矣而其要則在有司之得人蓋在官之胥吏不能皆善良貪饕之習與

性俱成有司不察而一切假手焉或遂爲所餌而與之分利則乾沒公帑以私飽奸橐或與之賈怨而召亂未可知也昔有明中葉荆襄流民爲患者數十年國子生周洪謨著論私議其事議聞於上朝廷命尙書原傑往撫流民遂立治所於鄖陽如洪謨議襄漢之間賴以安堵今原公猶廟食於其邦而首發其義者洪謨也夫士大夫之於世惟其言之有利於民生斯已矣何必功之自己出哉故敢述其所見者如此當

休明之世而小子妄有言焉爲咎大矣庶幾有採芻蕘之詢以上慰疇咨之心者乎

宋李觀上富樞密書

慶厯四年六月四日應茂才異等科李觀謹西望再拜奉書樞密諫議明公閣下伏以天時否結海內煩費力支王業屬在賢人况樞密鑒軍國之權明公通古今之道才位相稱功德可圖此有志之士所以願忠於僕人也觀江南人請言南方事當今天下根本在於江淮天下無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爲國何者汴口之入歲常數百萬斛金錢布帛百物之備不可勝計而度支經費尙聞有缺是天下無江淮不能以足用也吳楚之地方數千里耕有餘食織有餘衣工有餘財商有餘貨鑄山煮海財用何窮水行陸走饋運而去而不聞有一物由北來者是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爲國也萬一有變得不爲廟堂之憂

而姦雄之幸乎議者多輕東南謂爲怯弱而不知爲官軍則怯爲亂賊則勇矣今之卒伍類非勁健必也少有材力自己別營衣食安肯涅墨而就拘哉唯無聊之人填壑是懼不得已而爲之耳謂之怯也不亦宜乎若夫驍悍之資狡猾之性因緣怨憤過有覬覦則安知其無勇也世俗但見菽祖取之之易而謂事勢常然殊不知以我宋應天之始乘李氏失政之餘殘殺忠臣熒惑羣小兵叩城下猶未知之而今而後焉得此愚暗之賊又焉得此神武之師乎以治討亂尙難爲計以亂攻治將如之何曹公用兵不謂不善而不能以一矢加於孫權者非特山川之險亦以馬超韓遂在關西故也今之輟耕壟上豈無鴻鵠之志者然



且伏而未起有所待也不幸一旦邊鄙戒嚴而荆揚乘釁廟堂之上何以謀之長淮大江塹其前西帥北敵擾其後畏首畏尾力屈貨殫當是之時雖周公爲相太公爲將恐無及也幸今無事何不早爲之所三四年前閱人爲弓手鄉間之內驚擾百端曾未幾時已聞停廢而募諸宣毅繼以土軍聖朝用心小子何見然以意論之弓手雖無取而宣毅土軍又不如弓手遠矣豈惟無益且有害焉昔者之籍弓手也自成丁以上皆守命親擇之稍有彊壯悉無逃匿彼宣毅土軍旣曰募人須從所願當職之吏務登其數雖其驚怯亦預收錄此一不如也夫弓手本乃良民徭於公上或田園富厚或骨肉累多自重其身不爲罪惡彼黥

額之徒率多無賴階於窮困旋置妻孥一動其心復何所顧此二不如也夫弓手訓練有時團結有處散歸廬并無預廩給彼宣毅之名殆十餘萬一歲之費無慮三百萬矣加之土軍未知其籍是取無用之人爲匱財之本此三不如也觀其罷輒之容動皆取笑驕盈之氣已欲凌人雖無武功自謂禁旅若主將無惠失於撫循姦回矯詔卒然起發因其怨恨讐以訛言不出城闔目爲蝥賊未可知矣此所謂豈惟無益且有害也朝廷徒見名籍之夥且聞講習之勤謂爲有備蓋未之思矣夫用兵之道豈特武藝而已哉先在治其心次乃用其力昔晉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

又曰民未知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又曰民未知禮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故能一戰而霸後雖不及猶有吳起吮疽而戰不旋踵李廣與士卒共飲食而愛樂爲用上下相得豈徒然哉今之守郡監兵職爲將帥奉行邦典豈敢他言恩意不通路人而已立尸之地何以使之矧將帥之材在乎奇偉而今所謂良吏者小心翼翼忌之士耳彼欲答人數十猶顧文法捉筆不敢斷而望其一步百變赴死如歸何可得也嗟乎既往不咎來者可追宣毅土軍聚之已久誠不可去然宜於不可去之中刪其尤無用者降隸於廂旣減資糧且實役使其存者則析其部伍易地而居名之駐泊離其黨則無構釁之姦去其

鄉則爲興發之漸假使稍供差遣以代舊之屯駐屯駐者又還故郡則廂軍可省招收矣此亦防患之微意而節用之一端也其於章示武威備禦他盜無勞益烈惟在選賢商周不敵自古然矣何不於朝野之間舉守郡監兵之職勿拘資級務取英才至如荆潭揚壽昇洪杭福廣桂諸郡宜命大臣爲之節制重其操柄許以便宜辟召豪傑咨詢計策淹之歲月庶可鎮安若謂假以威權事當疑阻則小白重耳非無土地陳勝吳廣豈是侯王或以霸主而尊周室或以匹夫而亡秦族逆順之心豈皆形勢使然也況今賦斂之煩數倍常法旱災之作絕異曩時民力罷羸烈心愁怨造形而悟其可忽諸明公受國厚恩爲世賢輔解絃

易調正在此時謀人之軍師邦邑苟有危敗是誰過歟觀  
自惟迂濶之流實無榮祿之望但恨養生之地僻在一方  
憧憧衆人無可與計事者常恐小才爲累白刃相臨守死  
則無名脅從則有罪所以夙夜憂懼寢食弗遑不知我者  
謂我何也語有之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瀝血書辭敢  
告執事幸而帷幄之籌不舍庶人之議敵我元元躋於仁  
壽則觀也得保首領以沒受賜多矣所著慶厯民言三十  
篇謹錄上獻伏惟少賜觀覽仰犯鈞台豈勝慚懼觀再拜  
前人上范公啓

觀啓伏以王者之法人各有業梓匠輪輿則當通功易事  
瘖聾跛躄亦以其器食之故終日無所用心孔子以爲誠

鸞斯賊夫糧食揚雄之所惡觀也蚤以薄祐不能及時上  
乏麒麟千里之力下無鉛刀一割之效退藏山野日就衰  
老雖然用農夫之穀分紅女之帛旣得以不死而無益於  
人平生技能惟在筆硯矧可不勉竭其狂愚伏惟明公嘗  
以文知今也敢以文請十數年來篋帙所存瑣瑣著述不  
復有獻謹錄周禮致太平論十卷塵於下風世之儒者以  
異於注疏爲學以奇其詞句爲文而觀此書於注疏則不  
異何足謂之學於詞句則不奇何足謂之文惟大君子有  
心於天下國家者少停左右觀其意義所歸則文學也者  
筌蹄而已日月光明固不待燈燭之助至於豐屋之下幽  
室之中臨照所不到處雖銖油寸蠟豈無頃刻之助邪聖

人在阼賢人在庭而小子言焉庶有補於萬一也臨啓慚  
惶何所逃責

弋陽謝枋得與李梅臞先生書

枋得再拜致書於宗海列友李君足下屬者平山來會備  
知綵侍康善所著九經粹言深有補於斯文惜未一親以  
開蒙蔽邇者程侍御薦枋得輩甚盛心也聞宗海聳拔高  
誼不爲之屈足見兄平日所守非夷等所能及也深敬深  
敬然宗海僅成一命未受其祿去就猶且爾况區區敢不  
以去就爲輕重乎屢受朝命託在肺腑萬一無補於上他  
無復想惟欠一死耳天地神明實鑒於茲已作書與侍御  
謝絕此事曾知之否蒼松翠竹願共守之以卒歲寒何時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上

二十

相過握手以慰渴懷草狀不宣枋得再拜七月八日貢

明石文器答孝廉魏个臣王維城書

罪廢之餘不欲問人世事矣拜教則又利害切桑梓不得  
不一言也瀘谿錢糧聞妖亂以前胥役私分櫃銀數千以  
致年歷一年今劉李錦因某科派准解使費告院夫錢糧  
那移支解字內皆然第須經承立有借帖借動某年分銀  
抵解官惟用印存庫庫吏收執本項催到則經承照數補  
還取回借帖如此則眼目分明絡繹不窮矣豈若瀘谿混  
沌含糊有借無還前者委之逝波後者屬之層浪筦庫者  
烏知其出入支取者誰問其費糜年復一年重之又重豈  
有紀極終無考成之縣官無不破家之編戶枝節橫生愆

壑難滿又何怪乎劉李錦之激告耶龔碑之說杜將來則可消已往則難至於解費開消一項刑廳費若干本府費若干糧道又費若干以瀘譚瀘則然而以列於通議之欸瀘上臺之清覽便乎未便乎不佞郡邑老吏不達時宜但樊令公大計臧否定於斯著乞諭令衙門諸人各有身家各有性命早作計處毋以此累官羈身千里之外落水牽連倘至噬臍挽西江之水無及也樊令公初任錢糧事惟欠一申致茲蒙混此番解費清理明白不必曲護諸惡代爲遮飾適重其愆耳目昏手戰書不成畫不敢倩代用達本心此復

前人進南都當事偶言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上

二十一

夫相權之輕重言路之通塞其關係國家之存亡匪細故也他不具論我朝自世宗中興相嵩秉政馬市起釁而楊繼盛以身殉河套開邊而夏言以家殉而相權益尊且重矣迨神宗以冲齡登極至張居正以狀元私其子以母喪起復踞其身或杖或戍或削籍如吳中行鄒元標趙用賢輩未幾沒身而家徒反受其旤自是相權輕而言路大開言路開而搏擊行神宗安心靜攝一切不應遇缺不補官曹半虛臺綱不肅省掖無人稅使橫行布滿天下言臣交章論之不下至熹廟登極一詔下之言官始輕言事矣三案興而言者益橫擁戴成而黨與橫行門戶日競甚而明斥甚而微指甚而點綴數語竄入他章令其自悟相臣以

不進不退之身棲遲古廟久而後去言者揚揚得意甚而  
逆璫橫行狼顧脅息反張其焰而助其威頌德稱功建祠  
天下布滿京師若非我烈皇帝首翦其凶安望十七年有  
今日哉先是有請南遷者皇上大怒曰諸卿平日嵩營門  
戶不肯爲朝廷出力今日國君死社稷古今正理夫復何  
言至事迫手自撞鐘集羣臣無一人應者遂自縊於壽甯  
宮而崩嗚呼痛哉賊入城無巷戰者諸臣死者或縊或刎  
或投井或投水不一獨無一人明白節烈堂堂正正如唐  
之二顏張許如宋之趙李張文如國初之方景諸君子爲  
國史羞者則以其人同而心不同也心不同者利溺之也  
爵賞非利不行刑戮非利不免請謁非利不通求索非利

不得甚而情好非利不投結交非利不親慙忿非利不釋  
又甚而親疏貴賤異同好惡一以利從事居官者不問出  
身何等而以得錢爲能否選官者不問品級何階而以多  
寡爲高下某爲上缺某爲中缺某爲下缺更甚而得錢爲  
好官不得錢爲拙官誰家置有好花園誰家蓄有好子弟  
豪華自雄卑鄙無恥某人好名園某人好爨具雄視一世  
某名姝爲其妾某艷妓爲其姬故其戮辱慘於前代受甌  
亦慘於前人前代惟割舌碎身而不加來打前人惟喪身  
滅家而不淫妻妾前代惟株連親友而不甌及子孫前人  
惟殄其身世而不追其贓私今皆反之故諸君子如某某  
聰明伶俐表表人羣者非不召問也而不能出一語非不

露章也而不能措一辭擊鐘不赴賊至不知只得暗暗就死以塞責則以豪華富貴之念奪其本心死於無復之耳九原可起其心豈能白哉當今之世須用三斛灰水洗濯腸胃而後可以樹勳烈若一毫渣滓未淨則猶未也故相權不可不重不重則擔荷無力而易搖然非獨任之謂重也一人主之二三人同而佐之協於公而已言路不可不開不開則下情不達而易蔽然非紛議之爲開也一二人陳之毋以衆人淆之期於當而已都察院又酌劑於相權言路之閒則門戶自祛朋黨自散以奏偉績何難哉

宋李觀李子高墓表

南城縣東北遠百里吾高祖之父家焉天聖中嘗省松栢

至於子高之室子高業已不仕有男冠卿生十三年習爲歌詩教義諄諄無忝世儒後冠卿第進士試校祕書守臨川主簿代歸未幾而孤來乞文曰惟先父好學篤善應舉不得官治衣食業不能貪以取餘醉吟山水閒忘其老喜奔人之急里有爭往往和解之使不致獄訟眾亦愛悅用濟不肖子於宦學未始有報而舍去忽焉願得表其墳託以不腐姑取其謹而系之辭子高諱喬年六十八慶厯四年四月庚子卒十一月乙酉葬考彥機祖文遇曾祖捷皆布衣初娶盧氏生叔平叔良早死一女嫁饒瞻繼陳氏生冠卿其季漢卿辭曰生無失宜死何足悲有子而奇其後焉可知耶

陳次公李泰伯先生墓誌銘

有宋經明行修道德沈純用則任公卿尸教化而不用以  
夫子之道教授學者門人陞錄千有餘人有如游夏者則  
其賢可知也已文章高於當世版而行之凡數集每爲歌  
詩誌表未嘗以一字借人而人自求而得之皆自言曰如  
此爲父兄求而得之皆自言曰父兄如此下筆多典故世  
莫及也天下皆曰泰伯先生士大夫爭識其面其爲當世  
堆服也若此先生姓李諱觀字泰伯南城人也其實如秋  
其受如海外示發舒中以正眞其於道也如天焉無不覆  
如地焉無不載天地以萬物遂成爲功先生以四海咸若  
爲功用則任公卿尸教化而不用以夫子之道教授學者

後之覽其遺書則知其所以然曾充茂才有富國安民彊  
兵三策易禮二論合五十首天下傳誦及退居爲周禮致  
太平論并序五十一首其敬天命又有潛書慶厯民言寄  
范富孫公四書長江賦蓋不忍夫一世之傷而兩臂幾廢  
嘗語其徒其略曰大哉孔子吾何能稱焉顏淵曰仰之彌  
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仰之彌高也則吾以爲  
極星考之正之舍是則無四方矣鑽之彌堅也則吾以爲  
磐石據之依之舍是則無安居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  
則吾以爲鬼神生之歛之舍是則無庶物矣他人之道借  
曰善焉有之可也亡之可也夫子之道不可須臾去也不  
聞之是無耳也不見之是無目也不言之是無口也不學



之不思之是無心無精爽也尙可以爲人乎哉吾於斯道  
夜而諷之矣晝而讀之矣髮斑斑而不知其疲矣終沒吾  
世而已矣其語如此眾驚而萃非之先生之志益堅然則  
不非之不足以爲泰伯先生也先生燕申講解嚴重慎密  
弟子畏之有駭則對之以狀察無溢美然後進之今爲墓  
刻畏此神靈自祖禰以往已蓋不言只於集中得子高墓  
表曰南城縣東北遠百里吾高祖之父家焉先夫人墓誌  
曰先君嘗學不應舉尤直信生平無所爭不識州縣廷終  
以不得意死又於官簿得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母鄭  
氏始娶陳氏再娶饒氏有男參魯三女長適陳汝翼而卒  
先生之生也以己酉而卒也以己亥年五十有一其卒仲

秋其葬季冬實嘉祐四年祔先君之塋在鳳凰山足夫南  
城載於西漢地理志唐屬撫州臨川國朝別建軍建昌縣  
隸焉鳳凰山在縣西北城背之塋在麓東松檟萬株山川  
如畫乃真宅也然而其抱負如此天之報之止如此其後  
焉有不達者乎嗚呼先生之名大顯世之顯人及有道之  
士莫不知者下至農工負販士女釋老盡能誦其文章天  
子亦聞之乃以將仕郎試大學助教就門官之末年又召  
入太學說書復以通州海門縣主簿祿之權管幹太學非  
所好也逾年以告歸歸逾月而卒臨終無他言獨執次公  
手以明堂制圖爲託又以三禮論未成爲恨其孳孳爲學  
者如此何哉次公夙荷教育過於彊仕之年哲人既殞復

何聊哉泣而銘曰余侍先生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事甚詳皆本書詩非諸子之緒言也於是浩歎魏晉之際莽卓之間惠慎之時聖人之道已大壞有由然及究莊生之言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焉知曾史不爲桀跖之嚆矢曰儒者未嘗是之而余獨是之嗚呼天乎其意不在斯文乎何奪先生之速哉何奪先生之速哉

南豐曾鞏都官員外郎曾君墓誌銘

君曾氏諱誼字子常建昌軍南城人曾祖暹祖士宗考充贈殿中丞君進士及第補洪州新建主簿循州龍川令知筠州之上高臨江軍之新淦舒州之桐城三縣提舉江南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上

二十六

東路常平倉兼農田水利差役事權知楚州歷祕書省著作佐郎至尙書都官員外郎君生而好學其家學者自君始博聞彊記明於大體善屬文一時名出眾右其家故貧然君爲人節廉自重罷吏歸常闔門居不與入事或曰旻不得食晏如也爲吏平恕質慤務在愛人不爲刻察所歷縣稱治江東同職欲增賦役錢於民君爭不能得自請罷去遂知楚州楚饑四方之船粟至者市易吏定取價賤予價貴計其贏取於民而粟未嘗出納也販者爲不行人以乏食又取民之食其伎者錮於官禁不得私粥市井騷然君初止之不變則按致之法朝廷命他吏覆視不能易君言市易吏得罪免君益不合卒以他法罷旣去而楚人思

之既死楚之人迎哭其喪甚慟至今言治楚者以君爲不可及也君平居恂恂持卑及遇事不奪其守如此君熙寧九年四月癸巳卒於開封府咸平之驛舍年五十有一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於南城之某鄉某原子景初景倩景融景裔景融景初蚤世女嫁袁州萬載令董沂進士夏時中陳卞母鄭氏崇德縣太君妻傅氏仁壽縣君銘曰江東之議不俛而隋山陽之治違世而馳有挾之彊以弱犯之有醜之正以獨守之彼不我與我不爾欺尙告厥志作此銘

詩

明益宣王翊釗故國戚儒官孫公蒼崖墓表

於戲予何以表孫蒼崖公墓哉公之長女位予內宮予在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上

二十七

東館時獲朝夕欵洽字缺七吐雲夢之志自謂大丈夫卓立

寰宇旣不能跨龍鶴挾飛仙徜徉於方壺圓嶠間齊三光

而周六合卽當玉珥金貂紆朱拖紫振羽儀於上京俾事

業焜煌聲稱炳赫功紀旂常之上名垂竹素之間字缺七挺

身無媿予竊壯之迨時遊數奇落落寡合閱二十餘年則

此語絕不復譚止津津譚及兒女字缺七疾稍侵意忽忽不

自展予審視其龍鍾狀心之精爽飛越矣然不謂龍蛇竟

屬斯年也嗚呼字缺七余方潛然失涕不一述而誌之誰當

誌公者公諱鏗字子亮別號蒼崖其先故汝源人庭椿公

始挈家於南城之瀘洲是爲瀘谿祖元有仕二千石諱思

仁者國朝有曲澗公碩德人也樂義執禮博學多識厥嗣

有三幼嗣雲峯公豪邁不羣公之父也公甫生雲峯公試  
聲觀狀喜曰是必能大吾宗者缺八 日夕披展一目輒記  
自遊黌序詞藻益工夏玉鏗金翹然爲後之冠屢以文試  
優等督學憲臣咸獎異之公愈自砥礪期不負所知先是  
雲峯公以剛直忤權豪陰中之於風臺意得羅織之公挺  
身求白持辯侃侃秀觀者悉爲公危而精誠所感竟從伸  
雪嘉靖辛酉閩廣寇發兵憲李公聞雲峯公精武略檄守  
阨塞以防劫掠之虞公奮然思曰嚴君老且病尙能事行  
伍哉卽仗義爭先躬請代行訓練有方賊不敢西嚮其爲  
一方保障計何其偉哉顧六試秋闈一第不偶書空咄咄  
遂以疲憊萬麻乙亥當選貢公以疾故克讓至再督學陽

山莊公深用嘉尙以儒官復其身又公長女配予例授國  
戚得拜齋秩而公亦不受迄患沈疴余妃念父垂老居瀘  
洲則問詢日疏乞恩賜第少展終養之忱余固多蒼崖公  
之高且欲成內宮之孝可其請甫半載而遽嘆朝露惜哉  
茲喪事屆期厥子瀛濤持狀乞銘叩首殿墀曰先君辱藩  
戚受知深且久敢丐瘞言增光幽扃則臣父雖死猶生也  
余憐而許之公行誼卓卓較著矣卽言非溢美也於是爲  
之表曰士有所抱負則其志不在小故絕粒天衢鳴珂帝  
都皆其所自待也然才每爲造化所妬而名亦爲道家所  
忌公女以妃貴子皆麟祥孫蘭秀茁向榮未艾或宜有靳  
彼而得此者要其才雄氣浩百折不挫始終急父之難具

見純孝至於克讓一節尤足以風營營於進取者卒之安  
常盡分以天年終嗚呼誠賢矣誠賢矣表曰峩峩高封靈  
秀特鍾深源疊巘翠栢蒼松瘞玉泉臺尙與斯文俱永哉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雲南按察使司按察司厚山<sub>上</sub>浙  
書丹鄉進士眷生心源左宗郢篆額皇明萬曆丁亥歲十  
月吉日立

學使黎元寬直隸河間府知府石玉完先生墓誌銘

烈皇帝御極之初年元寬爲觀大理政進士第一人鄉先  
達石公正右寺正秩視郎曹長其於進士宜如屬乃自吏  
部都察院外卽往往與均禮大抵由獎掖非分則然於時  
予何敢溟滓公而公顧不樸命予也每承顏色聆緒言忠

孝是依聲利自遠心儀以爲古之賢豪長者亡何別去官  
轍各累亦各不無浮沈遂廢起居至更喪亂道里阻隔予  
於公一見不再見迨公之歿公子珂始來予草屋屬以文  
隧之役嗚呼元寬故爲知公者其何敢辭公諱文器字伯  
重別號王完漢萬石君奮苗裔其自南昌徙家瀘之杜藍  
曰景周是爲公始祖杜藍石氏在宋代有聞人或姻連帝  
室在元無仕者迨入我明而族始大傳至鳳岡是爲公祖  
生德高德盛德普德盛是爲公父取曾氏是爲公母公父  
以公貴贈儒林郎大理寺左寺副母贈安人有子三公伯  
也生多奇徵鳳岡錫名謂是文章之器旣入小學屬對如  
流弱冠補邑弟子員用奇才生選貢北雍己酉舉順天癸

丑成進士初筮知縣事曲江盜賊聞風徙他境分較乙卯  
考闈得士六所首拔蘇昇孺子令新建有稱丙辰上計返  
韶郡大浸水入城淹倉廩公爲請粟賑饑不報遂發如汲  
長孺當時全活無算會公丁曾安八艱歸則或以專輒爲  
謗落公一階八言職韶司理及秀邑要紳中之公撫縗曰  
此豈章惇所爲居家孝養太翁蓋有終焉之想及太翁命  
之祿仕彊起補安慶府經歷故事甲科而左官爲下寮者  
郵之爲其上司者客之客之公所不居郵之公所不出乃  
記翔鶴清署以見志且攝太湖匝月有千載之德生祠而  
祀假令蓋亦僅觀也先時田生金者按粵劾公至是按上  
江太湖民訐令令敗田稔公才則以篆仰公而公力辭郡

守公同年沈中英更爲公辭田則終以篆仰公逮政而又  
舉公公領聘分較辛酉楚闡得士七而方禹修爲尤著公  
在楚聞報遷永平府推官緣心動歸省丁太翁艱服除再  
補建寧府推官小大之獄決以片言胥不得高下閩上游  
諸郡咸來質成每縮數綬治之若綴循資陞大理寺左寺  
副此所謂天下之平今以處乎賢而踣者然在丙寅丁卯  
閒郎曹而卽拜卿貳實繁有徒籍第令不爲殺<sub>難</sub>兒孫卽  
一謁居停主氣勢已足公何拒之深耶公安清冷承烈皇  
帝御極覃恩始得封贈如制己巳歲鄰薄於外亦云已亟  
肉食策築門坐待勤王公奮爭宜陳師便擊所條十事智  
若忠肅假當日如公謀雖不萬年數世之安可計也烈皇

帝將大用公而特俾守河閒頗牧寄之河閒故神京咽喉  
鄰馬乍去民猶數驚公至則壁壘一新揆具畢舉盜起獻  
縣勢在燎原備兵者忸狀一主招亡事幾殆公爲方略禽  
魁懸賞格得相縛而盡其族遂使境內無賊郡皆若斯闖  
賊何至披狂以及甲申之旤三叛人罪通天矣而某帥始  
謀亂瀛中伏礮卽不敢睨瀛境乃走山左陷名城亡帥爲  
不利由今而思當亦公所遺恨也夫以公之料敵目中千  
城掌上又已列治行異等顧不得入爲公卿以應烈皇帝  
枚卜勤求且用讒廢豈非柄事大臣之過靜海令某墨而  
負墻壁臺使者猶香火暱之以匿河堤庸錢爲通判所發  
通判故公粵闡取士既有刼以弄丸者公不爲避嫌廢法

薄責之直辭以報遂逢臺怒飛章詆公苟害公無按事耳  
後臺雖奏罷令而前者遂非至當李固反傷於高賜朱晦  
翁終誅乎唐仲友此亦何代不然而其憂乃不在仕宦在  
國家余讀公鑼說爲之長嘆公脫躡一官游心著述自教  
家外無營而綢繆桑梓緩急縣官又時露其豐饒而奇山  
蕩妖之捷則公能取決焉甲申三月天墜海枯公已老猶  
出資助義此文山之心事旣去而後乃轉徙避之得石洞  
而休以卒此止水之意也公於是爲得正蓋烈皇帝嘗明  
公忠加以三薰不謂大厦且傾一木亦未支顧使其激昂  
慷慨徒聞於鄉關而終盡於牖下豈非命哉黎子曰悼末  
者未有不思其初也傷今而必道古矣公全乎爲古人而

余從事公有初分夜半之舟忽移斜日之戈未舉老成大  
猶如塵土委言之鬱塞要亦泉下所悲已公薨某年月日  
距生某年月日得壽七十有九配饒氏封安人先公卒公  
所著詩歌古文有翠筠集范文貞公序之則已已封事翔  
鶴署記鑼說皆在制舉藝自課兒外有伯子燕游竟成擬  
程諸藁經解有易經臆闡四書毛詩義俱行於世銘曰大  
日遂晡升龍號烏賢人已乎禦寇擊蒙匪自其終嘉言俊  
雄何失幾先令袖老拳傷國不延中原陸沈彼彼爲禽公  
未死心天不劫遺有所用之帝左右是宜邁兵大狂公走  
叫閭朱鴈來翔若隱其身以畱遺民模楷後人維石巖巖  
姓字兩函神鬼臨鑿礪詩乃成乃誓乃盟所南先生僅十

年間精衛在山我申維環野哭歔歔丘首獨巍中藏古衣  
正氣網緼蒼梧有雯壹與排紛賢子曰珂謂我毋譌銘詞  
不磨

臨川揭重熙直隸河閒府知府石公墓表

國家稱曰戒者蓋兩已已云曩大司馬謙大將軍亨彪洪  
等列營都城外偵鄰便輒奮擊是以社稷磐固日月載朗  
督師某不遠其猷顧思息馬彰義門內內號闕觀縱鄰馳  
突是用踵庚戌之羞肇甲申之痛當是時惜無有以大司  
馬謙之說進者大理寺左寺副臣石文器進曰斂兵城內  
十不便若簡精銳棊布諸外壯勢籥氣緯閒諜絕宄伺來  
勤王之師與之犄角踊躍中野致其愾怒神臂飛礮之威



有所施吏士激自倍內若外人心不以胥閉自廢勝敗之數判若白黑當是時其言果用功不必在忠肅下熙時不獲上下議論讀公遺集悲壯不已輒序其文而更爲之表公諱文器字伯重世稱玉完先生江右建武之瀘人瀘肇邑距今六十年公始以進賢發蹟生平雅慕李旴江之爲人徘徊故居不忍去儼奮武來者故淬志厲識恥與俗伍幼穎特屬對矢口輒成大父鳳岡公屬以青廂爲邑弟子員試必雄其曹貢於廷試於成均輒冠多士己酉雋順天癸丑第進士高等筮令曲江政敏以武羣盜屏跡遘內艱歸中讒左官徘徊皖幕擢李永平侍父疾不忍赴載李建寧政成擢官廷尉屬是以有己巳之疏當是時烈皇帝厲

治銳精赫日破翳諸鋤奸大案公佐廷尉奏當居多尤念書言奸宄憂在士師禮譏郊壘恥甚卿士奮然請簡銳出擊毋墮士武長鄰算隳四方入衛之氣撫宋种姚故事得失鑿鑿識者咸徵公遠略假令佩二千石組乘鄣逐裏必得一當不致以比門鎖鑰委諸草莽已擢守河間公則懲往歲之敗畿南若無人加意浚隍增障繕械飭衛屬羣盜不逞縱橫獻武間治兵使者弗能事盜路刃穀騎百十爲徒藉歸手自解馳驚城闐間無何公奮然曰縱鼠輩不治幾日不大亂亂天子畿且誰罪大守其殲諸不逞者以謝三輔卽不測且以身抵勿悔盜點甚果有陰翼煽議有賴公力持得無焰甚游擊叛輕車重馬東爲難公扼其吭潛

制之禽而馘者纍纍畿南得無事此以元老之智若斷見之自爲政者已中讒罷歸且待罪顧策郡備具與鄰當來道兵交後勢之所必至媿媿不休迨公去郡十五六年間卒浸以斃如公言使公之志究於一郡潞河以南無降城公之言庸於在朝伊吾以比有鳴劍而馳之者惜也公才犀燭朗竟觸燼折譴歸絕口當日事猶出其餘撲妖氛於殆燃所謂奇山之師中丞解公以十三郡良家子及閩越之銳躬枹行閒僅而克之則公所先事而折其羽翼者烈皇思用舊人宏布寬大環公戎籍且起用矣餓創非常公慟哭幾絕綴餘廩繕義師無虛日當是時惜公且老不則文信國謝信州之旆必起而振之間關百罹不誦其志於

是遵窮谷而朱雁旋入石室而紀名在山川之靈若豫席公傷公之志弗遂者夫人臣奉職無過則亦難矣若思其外圖其究宙合之成敗不出乎俯仰之間及其任職則見諸行事不徒託之空言且憂餘所載身不用矣而忠謀控控介不釋之危豫可試之策所謂去婦而周有無逐子而清晨暮地之圯者猶養百物以上諸天是可以爲貞臣勸矣籍尊履厚秉政以久而卒不能計人國之安危或且以私滅公而蹙之敝獨何人哉公之爲法吏而籌戎也足紀其爲太守而靖盜以小行其言也不愧法吏其罷太守而惓惓於將來之故也不愧太守其優游家食也略小恤而聲大義不獨無愧曩者太守之爲維古之謀人痛危約安

愁思而逖觀者殆庶幾爾劉石亂而思江統靖康裂而智  
孫馨夫是而智是救而榮於來余既貴公又以公子之孝  
思弗置也輒爲公申論大節以告夫佐廟議者資公之志  
以鞏將來茲長我王國若其他善政嫩節與世系遷除之  
詳具在學使黎左巖志中茲不復贅

菽文中

宋李山甫澤心院記

余少時從學於鄉黨間必擇其山之幽寺之僻僧徒謹恭居民良善而後相率而處焉去吾廬尤近者曰仁濟曰梵天曰資聖曰瑞相曰橋因皆常所從學惟澤心不與皇祐元年余始釋褐調撫州臨川尉沿過而宿焉方是時以捕案從事未暇省覽人物治平初執先夫人喪以歸復過之解案從容與其院之僧語竊觀其僧謹而恭問其民善而良噫二十年間事物隨變者如此環視其旁泉石瀟灑松高竹修森蔚可愛惟其殿宇之設將幾百年落封蟻蠹上下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菽文中

一

下毀剝殆不可支其後又六七年矣間曰周安禮至而顧我側且曰古之學者雖桑梓必恭是殿也聞吾祖嘗有力焉惡忍坐視其積而不爲之葺乎乃鳩工擇材畚土築室興弊起廢從而新之革陋以華增卑以崇巍巍隱空金碧相照壯哉其制也殿成周君託族人李仲剛師中請記於予予不敢辭故書之曰方今時俗能治產者有之及蓄粟厚而財有餘則閉門自飽目不覩尊卑貴賤之別耳不聞禮樂廉恥之教則其所存與禽獸奚擇焉非以囂訟而至公府行賂買直則孰肯毫髮之費以奉佛子周君豈斯人之徒與不忘祖德孝之至也積而能散義之盡也孝之至義之盡不學而能蓋出於性之自然其爲君子乎况有子



而溫有孫而文克輔其性之所自得是積善之應敏於影響也前所謂閉門自飽者聞周君之善亦足少警云熙寧六年癸丑十月朝請郎守太常博士通判河州兼管內勸農事充熙河路經略安撫司管句洮城西寨軍需器甲防城戰具糧草等事兼都舉四面修城賜緋魚袋李山甫記  
明陳王廷瀘谿縣記

建昌故隸縣四南城附郭爲獨壯知郡事王公每行部進父老薦紳陳說時務咸謂南城廣袤四百里西南路地坦民淳賦稅訟獄易爲理惟東北曠遠中界金谿地險令格是非專官轄治將滋蔓罔測公聞言謀諸南城令范君范君曰信公乃按圖牒覈利病手冊上陳兩院會疏以聞下

戶部議覆奏可命鑄印除吏置令史各一人於是公偕范君躬詣相地勅官府立城郭別廛市區畫布列悉如法越三載余自萬載膺薦命視茲邑至則創建總總百具甫集因曰公憂深慮遠以一身任因利除害之責范君膺己分治公土公民力爲贊成此心何心也予之承乏來也尚俯而思哉夫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庶幾彰善癉惡布令陳覲與民更始一無假貸或者曰令以慈勝曷若夷易得民乎余曰不然父母之愛子惡能終身煦育之必引以義方不幸而有疾藥必瞑眩不以其故失慈其心誠愛之也今民以積習煩有司苟猶然事因循以濡忍著愛其法削矣法削而民愈慢豈公請創之初心乎哉故曰張則弛之

弛則張之文盞之道也雖然世道升降政與時宜後有至者緣法善治求盡所以父母斯民之道則公之心百年一日矣公名之屏泗州進士范君名涑休寧進士董其役者知事陸鼇也

前人均量田贓記

今上御極之九年詔天下有司盡度民間田土均畝平贓如法巡撫都御史王公祇承德意謂民麗乎土普天皆王土也非土民無以生非王土無以均朝廷疆理宇內籍地輸官計畝定贓約君得一民得什率載令甲是衡縣而天下不得私輕重也迨今二百餘年地之開塞靡一江右土沃民繁罔上行私之弊滋久滋甚故有坐享阡陌之利而

一錢不必輸官者有歲苦公家之征而無立錐之地者又有田浮於賤賤浮於田而輕重大相逕庭者版籍日湮催科罔據苟非決策一洗故習則富益贏貧益詔山居或以陸沈水產或以槁死衡石低昂之柄在下不在上矣何以稱上惠養元元意乃宣諭立程令各有司按土籍田田墾匿報罰無赦按田籍畝畝廣匿丈罰無赦以勢滅公富奪法者罰倍之予承約奉命惟謹然邑藏山藪非平疇曠野之比高下曲折彙狀不一使徒一一而尺寸之法盧難施於是卽田之廣衍者弓步如法至於徑圍苦窳不可舒展者易以繩竹使得緣田曲直爲伸縮焉而又藏弓尺以六俾就六起數無積除之難推躬親隴畝目無異視手不停

籌始行之一方既行之四境老胥巨猾罔敢出入凡閱三月而報成視舊額加田二萬四千餘畝夫均一田也非能改闢而益之也昔以此虧今以此盈曷故哉非饒者利而窘者害乎非慧者得而愚者失乎法制既立量度適均由是有田則有租租從田起而民不坐困於空籍也有租則有賦賦視租供而所謂乾沒影射者無有也官緣畝而征既非責有於無雖汙吏孰得而漁獵之民緣畝而輸亦非隱多於寡卽豪右難以己私而上下其手噫此蕩蕩平平治也田不井而井之道存也天道也天無私萬物得其理聖人無私萬物得其平奉無私以與民更新而天下有不治哉書曰惟聖時憲天子之謂也惟臣欽若王公有焉余

竭役陬土用嚴法守於下以自率於惟民從乂之義

王奠義士祠記

義士祠者高阜曾氏祀其鄉義士鄧景祥也元末亂曾伯遠者以其族自保景祥時在部下伯遠奇其勇智遇之甚厚景祥感泣誓以死報會鄉有黃長者通閩巨寇龔某伯遠惡之與絕婚長忿殺曾數人伯遠遂討殺長其黨請報於龔龔爲提兵入境欲滅曾氏勢張甚不可禦危在頃刻景祥曰吾死所也乃挺身直往龔壘給之曰我伯遠也戴頭來矣餘何非欲屠之龔義其言卒殺景祥引兵去曾氏得不覆其宗者景祥一死力也成化閒曾用衡者感景祥之義倡於其族之人曰微景祥無曾氏矣今族繁以大無

慮千人業詩書而列衣冠者相望夫曷自耶而景祥尚弗祠不可也遂相與立祠以祀夫人不難於死而死於義之難景祥之死以報知己且全其宗古程嬰杵臼脫孤存趙史冊傳之至今赫赫若前日事景祥位不列於通顯事不屬於國家而廟食其鄉與其土相長久則景祥雖死猶生也景祥當日之死惟知有義其於後之祠不祠豈其所計而用衡祠之亦自盡夫報德報功之心以少慰英魂於地下其亦可謂義舉已正德十一年冬予過高阜造觀祠下竊謂景祥一匹夫耳而能見道分明殺身取義凜然霜雪爭巖彼有立人之朝高爵厚祿受恩實深及遇國難乃狗鼠求活恬不知恤視景祥亦可愧矣夫景祥死義之功雖

在一鄉然可使天下後世聞其風者皆知所激以起共忠義之心國家綱常實繫賴之其功固有陰被於天下者則其祠豈獨宜其鄉已也今而後不將有廣其義以大其典禮者乎曾之族人聞余言重有感也請遂記之而鐫之石

李伯廉城隍廟記

瀘邑城隍廟舊以土神廟爲之移土神像其後而奉城隍木主於前是城隍寄土神而居也卽謂之無廟可也又其廟故卑隘縱橫不數丈堂下卽通衢邨童市豎日徵逐其前恣所嬉狎若不知有神者陳侯至喟然太息曰此豈所以妥神靈而示民敬哉謀新之財<sub>凶</sub>給乃下令邑中有能奮義爲此者吾能以義報之有傅汝楷者應聲起曰願附



君侯之義於是捐貲若干任其事外爲大門次爲儀門中爲堂後爲寢殿左右兩廡各如制壞諸神像其中金碧輝煌巍然大觀矣時李子方輸什一稅於境侯乃造李子而問記焉有客詣李子者曰天道遠人道邇新造之邑百務莽莽政豈無急於此者而安急是爲李子曰客不知政政孰有要於此哉夫人之所以不相信者以其中有可窺者也人之所以不敢欺者以其中有不可測者也今坐官長於上三水在前五刑在後赫赫然捶楚其人乃其人之情僞至於垂死不輸者何也彼謂官長亦人耳卽不輸彼亦安能洞我之衷曲也至於神則不然有不善孳孳向神前剖肝肺願慈悲哀憐赦宥無卽譴當改行不復爲是改過

遷善之機也夫在人者以法驅之而不率在神者以默運之而有餘豈非以人猶有可窺而神不可測者乎是故必新其宮高其閼峻其垣墉使人望之而戰慄焉入其門足縮縮不敢前淨慮而後進升其堂見其像臨其廡窺其情狀莫不毛髮悚豎屏氣息而怵然於心故曰鬼神者所以濟王法之不及者也侯之意其在是乎客何足以知之客於是肅然改容而起曰山野之人茫若於君子之政矣由今乃知之然則有郡縣卽有城隍令甲炳然具在也其幽明相須之義乎請以復於陳侯而鑄之爲記是役也計工自萬麻辛巳十一月至壬午五月工成侯乃爲汝楷請當道給散官華其躬人曰此侯之所謂義報矣其址計橫若

于直若干則鄉民林樹塋田而以其舊址易之縣尉程時中與有相度之勞也法得附書

前人城北陳公堤記

瀘谿以瀘水故名瀘谿水出閩中百曲而左達於瀘初皆峽流天闕石中不得恣至瀘平行而恣恣則如强弩之發當之無土石輒沒入往未縣任所之不與爭尺寸地及縣相度者謂水所瀦處氣聚遂建治谿上以谿水爲隍方其依水而隍也豈不以此爲湯池哉居無何秋水瀑漲怒濤直射城城不沒者三尺於是陳侯厪憂召父老與計或曰堤之便或曰版築甫罷民未息肩姑待來年侯曰吾豈不念吾民也第不大勞者不永逸今一水而勢已若浸矣賴

天之靈二三父老之慶城不卽隳萬一水再至城將不免一水之不治而隳前功令再興築以重困吾民乎吾惟去其所以害民者以全吾城吾志決矣於是上檄當道報曰可乃下令徵發計丈尺具畚鍤取木爲榱實以土石據上流之高者而堤之余時讀書妙高峯目擊其事曾未數瞬而庶民子來築工告成延袤二里隱隱如長虹內觀之城之外若復有一城也而水之循堤而西者抱繞如帶馴流而去旣不失湯池之利而又有金城之固侯功偉哉於是瀘谿之父老相率造李子而請記以無忘明府之賜余乃避席曰有是哉二三父老之待明府者淺也方其始事也明府不避怨今其成也豈論恩哉瀘谿當草昧之初賴吾

明府以一身冒百役而經營之諸所興建一木一石何非其心力哉設姑置此水以待後之人奚爲不可而俟竟不能已於其心此其心直以瀘卽其家瀘民卽其子爲父母者視其家一日未靖子一日未安皇皇焉措注而安全之以盡吾父母之責奚暇計子之德我與否也傳曰爲而不宰有而不居則明府之心耳願父老更圖之父老曰往孫叔敖築期思之陂灌雩婁之野楚人德之名曰芍陂而白公之渠召伯之埭炳在史冊膾炙人口信如子言然則彼皆非與夫小人何知享其利者爲有德吾德之吾求所以志之以遂吾私而詎問俟之計與不計也予於是嘉其志掇其端末而爲之記是役也公不計費私不重囊戶一人

調一日三旬而竣說者以爲逸道之使故然俟名王廷字葑石浙之上虞人鄉進士

鄧漢郡守鄔公修學置田碑記

瀘治新創建學東城外官司出入艱之迨邑俟汪公謨遷於西門內距者僅數十丈卽今學也因陋積圯棟壁敲焉欲壓學博居遊其閒惴惴若循巖牆至僦民舍而居棧樸之地積爲藁莽郡伯鄔公旣泣建堯踰年百度具舉治化大浹尤汲汲於興學造士立程供餼分題課菽雌黃甲乙若別蒼素瀘士固已駸駸嚮風矣辛卯秋下檄邑令梁公曰瀘庠就荒非所以尊聖祀隆教化然民窮而斂急役繁舉贏於詘奈重困何乃上請得發帑若干捐俸二十兩不

足則梁公以俸給掄材於山取甕於野諸鳩工募役之費毫不擾於民若明倫堂若啟聖祠若兩廡兩齋咸撤而新之若聖殿若櫺星門則加修其所未備繚以周垣飾以丹雘越四月而告成增卑隘以高閎振隳落而軒豁整如翼如眦昔加偉矣鄔公復捐俸三十兩置學田若干畝有窮乏者於此少濟焉其爲瀘庠計至周且悉矣夫詩三百篇言學校二子衿刺鄭泮水頌僖或廢或修勸戒昭焉後之爲政者往往疲於簿書期會而加意於儲賢育才者實不數數見况出貲以新學宮又遺產以善其後乎公之嘉惠直與瀘水長流矣漢循吏傳六人首稱文翁載其誘進文學蜀郡世祠之鄔公大造瀘瀘士將謀所以永思者屬予

副墨勒之堅珉予故快瀘之人士得處宇下受裁成不敢以不文辭顧可識者在鄔公所以識之使不泯者其在瀘士乎瀘士自茲以往爭濯磨於經明行修蘄無負鄔公之化使文足以華國行足以範俗則人將曰此昔鄔公所造育也道德科名後先輝映而作人之永譽因之矣苟徒列膠庠偉衣冠以自飾爲儒生也是豈鄔公扶翼來賢之深心哉鄔公浙之奉化人諱鳴雷字齊雲甲辰進士

邑令梁應掄重修儒學碑記

瀘谿學遷今址僅二十稔於時草創之初啟聖祠彝倫堂兩廡兩齋厥材惟舊以故歲未深而蠹兩廊倒坼垣墉傾塌

聖殿戟門椽瓦丹青剝落闌汶加以射圃曠缺衢路阻隘餘地見侵立教之意謂何且非以壯觀瞻也萬厯己亥冬予承乏茲土祇謁

先聖徘徊周覽慨然嘆曰膠庠如是是守土者之責也先是設南北壇以崇祀事闢教場立演武廳以練軍伍建儲倉於會城以便轉輸建行署以待賓客凡邑當興作既已次第就理越兩朞郡守鄔公下重修之令余得臚列詳陳蒙可予亦不憚冒寒暑昕夕省閱已壞者新之將圯者葺之有待者成之增土廡一廳復前學侵地周以欄楯通於西北廣七尺五寸南廣六尺六寸直長三十一丈五尺擴路於南東廣一丈三尺中廣一丈七尺直長三十七丈三尺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中

十

各豎界石永無侵奪諸所修闢地若因而靈人若因而傑石君文器卽占南宮高第爾多士其務優游經奧蘊涵遠略異日明大道擢大魁秉大權繩繩輩出以彰川嶽之靈俾觀風者嘆羨於多士予不佞詎不藉有光乎是役也昉於辛亥之夏竣於甲寅之春計費共二百有奇請發帑藏九十郡守鄔公巡道蔡公各助貲二十教諭寧化楊君搢訓導均州熊君大義俱新任舊有修衙銀四兩轉以侑工其餘將所作不給無事頭會箕斂予不佞捐畫佐之典史龍谿張君沛教諭安義黃君菽與襄其事以觀厥成督工黨正傅良璧周汝盛例得並書

涂國鼎建李泰伯祠碑記

有宋太學說書李泰伯先生經學闡衍詣履端亮其於雕  
蟲小技恥而不爲原本六經明習世務蘄以康世濟民爲  
有用所著周禮論明堂圖平土書富國安民強兵三策皆  
指掌太平之規蒿目當世之慮靖康亂釁若預料於胷臆  
閒獨怪當景祐慶曆時仁宗方銳志聖道重以范文正公  
余襄公之交薦乃僅受一卑官齋志以沒而不獲竟厥用  
惜哉雖然用不用者天也傳不傳者人也天之所爲用不  
用關一代之治統人之所爲傳不傳關千古之道統竇祐  
開慶閒郡守楊曾二公立興文景賢堂祀先生於郡至明  
有盜發墓郡守謝公夢先生浮大白飲異其靈爲營壙會  
南城銓部左公贊疏請祀以少牢春莫行禮歲如初時成

化三年距先生沒時已四百餘年而精神之所感通固若  
是耶嗟夫地靈人傑先生生於赤境橋則今之瀘谿也顧  
主祠缺然而俎豆不光羹牆孰見有司表章前哲風厲後  
學之謂何萬曆甲寅西蜀潘侯以孝廉來宰瀘谿爲之捐  
俸卜地鳩工庀材剏祠祀焉扁其堂曰景行堂堂之後爲  
饗堂祀李公主內外東西號舍共三十間爲諸生肄業所  
森如翼如廟貌新而馨香薦先生與侯之心神一脈通之  
矣祠成告虔日侯夜夢白交褒衣博帶稱白馬之謝覺而  
心疑焉預以其事語庠中師生旣瓜期近遣家人歸蜀舟  
次白馬陽侯作崇桅拔蓬飛出沒奔濤者三十里昏霾中  
恍見白交呵護維楫不施自抵於岸甫登而檣片片解矣

語詳侯鶴城記中距先生見夢於成化時又百有餘歲而精神之所感通猶如是耶余嘗讀先生語訓曰他人之道借日善焉可有可無夫子之道不可須臾去不聞之是無耳也不見之是無目也不言之是無口也不學之不思之是無心無精爽也吾於斯道夜諷晝讀髮斑不知其疲終沒吾世而已矣夫具耳目心精之人閱天地爲始終人在則夫子之道在夫子之道在先生之學在也侯以道治瀘以先生之教倡於瀘亦既家絃戶誦矣寓內且聞風興起鼓吹休明則先生之學之傳殆千百世而未有艾侯繼往開來之功與先生俱無窮矣瀘庠廣文張君元揚文學曾于陞遠造余請記余故有意乎真儒良吏相繼以成一代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中

十二

文明之化也因援筆而樂爲之記潘侯諱元勳字載嶽蜀之重慶府大足縣人捐俸百餘士民及公裔昭梲輪助俱勒之碑祠成申請祠役工食經營規畫侯不遺餘力期垂永久典史連國楨閩之建安人庠生林樹英曾于陞傳登覺鄧元開等始終董其事督工耆民林一蘭傅茂亨例得並書峇萬麻四十七年歲次己未孟秋吉旦

國朝邑令汪雲鵬重修學宮記

今上御極之二年親詣太學舉釋奠釋菜禮

命儒臣恭講聖經宣

諭天人合一之旨

特勅修理

聖廟余時謁選例得報名習禮側身天仗竦聽橋門猗與盛哉  
蓋以人心之正風俗之淳楨榦之培植節行之砥礪皆由  
於學然非聖人在上知所先後烏能遠軼漢唐而直接三  
代之休風耶夫學校之興於三代尚已自漢承秦後古制  
初復諸儒多治經以爲終身踐履故能收其實用由唐迄  
宋明規模大備理道昌明然合歷代觀之諸儒治行已不  
及漢此無他漢去三代未遠而歷代則力爲復古者也夫  
萃天下聰明秀傑之士處於一堂董以師儒最以等第重  
文章則攻帖括務研析則尚箋註筆於冊甚密施於用則  
疏求其如漢人深經術敦節義而收實用者概不多見此  
其故可思也善乎泰伯先生之言曰詩書之道廢人惟見

利而不聞義又曰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設有不幸  
尤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  
此誠三代教學之本意豈徒區區以文章第優劣者乎余  
宰瀘葺學宮先生瀘人也故舉其言以策瀘士余惟瀘之  
人士其涵濡沐浴於

聖朝之雅化者已久而觀感於先生之風服膺於先生之教者  
更親且切其於平日義利之途當必有辨之者子臣之理  
當必有勛之者傳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此余今日修學之意也

鄧天民忠義孝弟祠記

江右爲理學節義之鄉其在趙宋如楊萬里謝枋得諸人



難一二數而文文山閱歷萬變忠肝鐵石血碧燕市至今  
凜凜有生氣當宋南渡後饒公廷直以通判攝鄧州事堅  
守孤城死於其職前明崇正末則有李公大開任金華守  
備署副總兵勦寇京口死於行陳其義烈均足概秋霜而  
貫白日也迨我朝雍正之二年

諭各直省建忠義孝弟祠以祀殉義死事者維時皇求公之裔  
有望領官帑助建而與饒公並祀焉士君子居位食祿當  
事勢窮蹙力不可支之時苟貪戀官爵輾轉圖全則三綱  
無所繫天地藜蕪祗一麋鹿苑囿之場此聖賢所以特峻  
其防而忠臣義士之所爲名教賴以不墜也間嘗履吉州  
之境偕文丞相而祀者爲三忠祠過鄱陽湖謁康山忠臣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中

十四

廟其抗情絕軌昭垂宇宙世運既往姓字猶香典型如在  
景仰曷極是祠之建祀往者勸來者乃以揚其旌旆樹鵠  
立標示人知所敦尚也祠後爲李泰伯先生祠右爲節孝  
祠誠以理學所講明首重彝倫彝倫莫大於忠孝節義瀘  
之人過此祠當思

朝家榜舉之意相與振起將見忠義駢肩孝弟接踵矣倘  
幽獨之內或有難自問者不惟羞伏駭汗無以對前喆抑  
亦巾幗之所不齒也

金谿賀同珠勅建節孝祠記

節孝忠義維世之經其成之自人其植之自天其揚休光  
垂後世又值

聖主厲風教沛

恩綸相須而適相遇此誠非偶然未可以人力智計爲也嘗讀歐陽公一行傳慨然於自古忠臣義士未嘗無人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傳者以世際五季名字殘缺不可復得又昌黎韓子書張中丞傳後按羅隱括補李翰前傳所未備至今睢陽大節赫赫照人耳目同時許遠雷萬春事首尾亦因而顯著夫名臣忠義之有待而發也尚如此則夫窮鄉委巷堅松筠之節抱幽蘭之芳不得其遇與草卉同腐者可勝慨哉今於瀘谿縣節孝鄧母饒氏而深慶云氏爲瀘邑生員饒君待行次女結鄧君守謙之禕甫三朞而夫不祿時僅十八齡耳痛極卽欲相從地下以有遺腹故勉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中

十五

從慰解稱未亡人虔事姑嫜以孝聞越五月而孤誕卽貢生敦復也氏明大義孤生而課讀維勤以大有聲於庠序爲邑翹楚當

聖祖仁皇帝五十四年表揚母節督撫題請建坊

御書輝煌固已發潛德之光矣今

皇上嗣位二年覃敷文教

諭直省節孝准於所在地方建祠展祀敦復喜曰此從古未有之

恩也非此弗罄予報德罔極之志於是擇學宮左旁官地之塏爽者庀材鳩工大擴其制負南面北廣六尋有二袤八尋有奇楹七十有四中爲神堂翼以兩廳有夾室有門廊外

垣周三十二尋爲厨爲居守計費領官給庫銀外約用四百餘金此敦復念切榮親能以一人之力恢宏而廣大之固天所以報節母之厚而廣厦所庇瀘邑之節孝同其遇者亦得託几筵而馨俎豆皆推

皇仁而錫類及之也將見春秋時祀邑大夫冠帶詣祠睹榱桷而念節母風徽於岡暨矣

邑令朱崧建育嬰堂碑記

欽惟

聖朝恩施羣黎澤及孤幼向荷各憲仰體

世宗憲皇帝諭旨舉凡州縣勅建育嬰堂收養嬰兒好生之德

洽於民心祇以瀘谿山陬小邑無公項可動乾隆二年本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中

十六

邑貢生石迴瀾倡捐建堂助產一時慕義紳士如監生卮來鶴等爭相捐輸田租銀兩巾幗中亦共襄義舉首士石貢生一身肩任經營數載於乾隆八年告竣堂成產立棲止有所僱募乳母贍養有資誠爲盛事而樂善之心勤勞之力惟石貢生爲最已蒙上憲給扁獎厲并飭鑄石豎碑以垂久遠茲將捐輸姓氏田租屋宇銀兩分列勒石時乾隆十七年仲秋月上浣吉旦

邑令顧惠懋龍王廟碑記

民神之主也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凡以爲民也民之災患莫如水旱矣懋在京師前後十年每遇亢旱

駕幸黑龍潭禱雨無不立應至天下郡縣皆奉

明詔建龍王廟地方有司朔望致敬勤民事神典禮具備惟建郡瀘邑在萬山之中向隸南城故明萬厯間始建縣治地小而僻諸事草創龍王祀典尚未舉行而城南二十里有方家山善濟潭者俗名天規潭相傳有龍居之唐時封善濟王四面崖石壁立谿澗如建瓴潭上有石如門限水大則濁瀑瀉前谿水小則清晶瑩深渺歲旱祈禱有司官具牒親詣潭所行稽拜禮其牒自沈甘雨隨降或犯龍字牒浮水上剛去乃沈余始到瀘聞其如此未敢信也今歲五月下旬天時少亢六月初尤甚因設壇於城隍廟中合同城官屬紳士親往迎龍縣崖峭壁荆榛塞路曲折匍匐

乃達潭所稽拜如禮牒已沈矣復浮而出余怪之吏對曰舊例牒文以清水用印昨失稟或有悞乎乃復再拜牒乃復沈良久潭上浮出紙錢一片卽與牒並投者也越三日果大雨愨情權洽予因謂之曰神靈如何未有廟乎愨曰前令朱公以祈雨有應將於城隍廟中立位塑像奉調未果善濟王之神靈赫赫瀘民世食其福卽特立一廟以受瀘民瓣香豈有過乎然民神之主也枯旱之後民力已憊更興土木亦神所不忍者城隍廟內有舊楹三間卽爲善濟王供奉之所遵前議順民情且惜民力也夫祭法之義千古莫易苟有益於水旱災荒之故者卽符於有舉不廢之經况龍王設廟尤功令所必行者乎自茲以後神之

福我瀘民者當更無窮矣善濟王像傷從俗議更立一像相傳元初有一巫者姓方不知其名負其法力禱雨不應遂下潭與龍鬪置草履潭側謂眾曰若草履相觸卽吶喊助我已而果然眾皆笑不如約遂不勝而死伊女隨入潭鬪又不勝求葬其父於潭前嶺上未知所終今禱雨必備牲體先祭之其說近誕而嶺高潭里許果有一墳其石如磨大樹罨之卓然可睹而方家山之所以得名者亦在此姑備誌之存而不論云耳

邑令閻鑿瀘谿新造試院記

瀘爲邑百餘年矣縣處山谷閒民不見外事惟以耕織爲業然俗尚文學絃誦之聲相聞雍正乾隆閒應童子試者

多至千餘人縣故無試院試之日相率而入於縣廨廨舍不能容則爲苦蓋以廣之遇風雨則避無所眾皆苦之前令徐君培始至與邑之縉紳議創爲之鳩眾斂金議以克合相城之西南得地焉築土爲基繚以周垣凡臨試者之館宇與赴試者之號舍及其器用皆備經始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凡爲役若干爲費計幾千金而余適董其成余聞斯役之未作也瀘人欲爲之久矣顧以縣境狹而民賸憚其功之難就莫有任其事者今一倡而眾心競勸赴功恐後不及二載而百餘年之廢典一旦煥然具舉由此觀之天下事患其不爲不患其爲而難成也考之志瀘分南城之西北其始隸膠庠者僅數十人邇年以來掇

巍科者相繼駸駸乎與郡之他邑相後先矣雖然國家以四子六經取士其所期於士者止於弄筆墨工文藻以取富貴而已乎夫閩海之間古所謂蠻夸荒徼也而自宋以來遂有海濱鄒魯之號南渡後言道者歸之建安彼其先豈聞有是哉夫以其事爲難成則遂無成矣以古人爲不可及斯終不及矣一堂厦之構必待果於爲者而始就由小以推大士之所當爲者視此矣試院之建在學宮之後董其役者更以餘力建奎文閣於宮之左與縣東丹崖峯適相對其占爲有名人崛起夫科舉取士名儒鉅公由此途出而縣試又士之發蹟所始瀘士夙好經術他日將有出其所學以黼黻

皇猷者則豈獨於瀘爲有光哉余故敘其顛末而并以其所望於多士者著於碑庶其有感而發也若其經始襄事與凡有力於是役者其姓名已具列於碑故不著

邑令楊朝位重建接龍橋記

瀘谿接龍橋創自前明王君蒼嶼別駕張君開若李君青蓮經三任而橋始成按瀘水發源閩之鐵牛關下老鴉坑等處經花山入石陂水淺岸狹漸次流縣北合西南諸澗而水勢以大兩岸相距約數十丈爲下鄉人城要津此橋之所以設也後圯至乾隆十四年僧定脩募貲重建工將竣爲大水冲坍其後架木爲橋水漲卽撤易以小舟卒無議及建橋者余於嘉慶十四年八月蒞任時厪念斯橋之

不可不建而慮其艱於費也遲回者久之至十七年始與縣佐潘君汝梅少尉章君泰集眾會議余先捐俸百兩爲之倡而潘章二君皆有攸助於是傅茂才班聯卽毅然自任兼得茂才林崙上舍林佩鸞同各鄉紳士鼓舞奮迅廣爲勸捐泊十八年而石墩之工甫就然架木鋪板而覆以屋猶未也余復捐百金飲之不意於是冬報罷而欲謀萬全計長久更於接任之朱君侓重有賴焉噫斯橋之圯越六十餘年迄余來瀘而始議建又得丞尉暨邑中紳士各出貲力共相勸勉猶必藉朱君而乃克觀厥成地膾民貧之區功繁費浩之務其成之匪易易也如此今日者長虹浮空高亭翼轟行人有休息之所渡者免沈溺之憂經斯

橋者應亦思創造之艱難而保固於後也余將歸爰誌其顛末以勒諸石

邑令張澍重修鶴城書院記

古人有言士不通經果不足用然則窮經之要其在於致用也謀矣式觀兩漢經師家法相授如丁寬之明易而知兵王吉之善詩而諷諫王延世之通禹貢而治河患劉更生之知鴻範而說菑異雋不疑之熟春秋而斷疑獄非猶夫後世之繡槃帨而拾香草也瀘邑爲山國士習舊稱淳樸余履任之日詢所謂書院則敗瓦殘椽風雨不蔽盡然傷之急以庫存罰鍰囑傅林二生修理之去盱江之名而顏曰鶴城紀實也時值大比諸生赴秋賦予亦以漕事晉

省比其反也歲聿云莫乃錄取生童若干名延教諭甘君主講焉嗟乎以予之舟車南北必載書甚多屢爲弦唐子所怪卽一行作吏敲朴喧囂牒訴倥傯而此事不廢未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蓋深懼光陰易逝經術不明而尤媿未能致治上理俾四境之內彊競輸情善良安業盜賊屏息陰陽協和是仍爲有體無用之學也諸生讀聖賢書抗心希古力圖遠大而於制菝試帖之末反不能精此固獵葉之風不如聚沙之雨毋亦因陋就簡不思淬厲以底於成乎願諸生勿憚焮掌之勞糞心之苦闢經苑啟史笥引之以道網浴之以學海何遽不爲文囿之鳴鳳菝圃之靈芝哉夫朱穆忘食而窺編公孫牧豕而習業黃霸請室而問難盧植戎服而談論前喆勤劬當不我欺今紀塤梓之竣功輒述儒林之選事以爲諸生勗尚其羸沒孟晉無弁髦予言是爲記

### 上儒系龍馬山房記

鳳林之北有山崒崒而巉巖或曰是昔神龍之毓靈而奮掉也有宋梅臞李先生澗者登進士第家鳳林顧而樂之結廬讀易顏曰龍馬山房先生以爲周易一經在昔數聖人所以扶龍馬之秘者也因以名室先生當宋事欲潰之時其幽憂憤惋結塞於胷臆閒而不知所處檢周易而讀之念不得爲蹇蹇之王臣而蠱上非其志過涉不可爲迺不可爲而或可爲者庶幾肥遯之上乎以是葛巾布袍手



周易一編於山之北窗其間旦而旭夕而月風於春雪於冬生而寢食性命之卽沒而靈爽不猶是憑乎今幾何時而讀易之地一變而爲浮圖晨鐘暮鼓夫豈滄桑難問誠悲夫人心不振其狂惑瞽亂一至於此繹名思義所爲扶秘龍馬者安在哉先生能無恫乎後之君子有能砥狂瀾而返之而復棲先生之精爽於是堂也不猶是龍馬效靈乎

曾先春高雲塏記

瀘治東北二十里爲高阜地夙爲奧區殷殷殿殿烟火輻輳有谿橫其南爲瀘水滙流衷兩山間而鎖鑰全瀘形家謂宜纍一塏以壯形勢且肇興文運也余族人聞之僉曰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中

二十二

有是哉何惜而不爲此乃揆日鳩工度基廣厚積勢崇隆題曰高雲爲其屹立霄漢不與培塿等也於時風鐸傳空星燈炯夜遊人循梯而上周觀遠眺景物萬千則有錦鱗縱壑野鷺浮汀滉漾容裔者其魚塘井耶有梵吹飛來喨音遠落颯颯入耳者其興文菴耶有茂樹蔥蔚墜露可吸蕭蕭薦韻者其金蟬峯耶而且左巒環抱狻猊猛攫曰獅山右崖蹲踞闕虬風生曰虎墩蓋景物之麗於近地者如此至如陽鳥翔豐隆斂遠峯舉藹夕照標霞晴光煥也層雲靉靄叢林如墨疊嶂失峯谿流漲綠雨意濃也春耕而秧歌起秋穫而牧笛聞黃鳥爭鳴於夏木孤松挺秀於冬嶺登塏而望不且情不給賞乎顧或者擬諸浮圖之窳堵

坡則不然也茲埵建於瀘水下流爲一方壯形勢實爲一縣興文明將清淑之所鬱積秀靈之所發舒意必有魁偉絕特之士堪爲柱石者出於其閒固不徒令騷人韻士索管而賦詠之也是爲記

林嘉模遊大覺巖記

邑東之山銳削而高者曰朱崖距城半舍有奇與南之五鳳北之筆架並峙而峭拔尤勝山麓有傅氏族居焉平疇沃壤桑麻遍野其閒英俊蔚起而傅彤兄弟肄業予門皆嗜學能文倘亦磅礴扶輿之氣所鬱積而然與由朱崖循而上之有大覺巖庚寅歲傅生兄弟讀書其中請予往遊予維司馬子長周遊天下文章疏宕有奇氣蘇穎濱亦謂

文生於氣州里耳目不足擴見聞求天下奇聞壯觀以激發其志氣今以桑梓名勝之區曾不一至幾不爲山靈所笑乎遂拉族門人如炳同遊曳步徐行沿谿岸而入石徑落滑叢條牽蘿歷三四里漸覺山從面起朱崖適在鳥履下進此始平坦有田數畝舊建梵刹遭兵燬列坐少憩層折而下數百丈則見獅蹲虎踞張口嘯天已達於巖矣巖形若簷土覆下闕一門門上乎展如削由門以入外高而裏漸殺直三丈有奇橫十丈有奇列坐可百十人軒敞明明虺蛇不入葳苒不生石罅滴泉芳潔可愛巖外一石特立雄壯號將軍石左小巖曰靜室可以息機右巖竅一穴卷曲若甕名曰轉輪巖之西濶數十里晴空眺望但覺城

郭宮室參差鱗次瀘水斜遶如拖幅練長橋橫跨如虹心神爲之曠然瀘界僻壤人多安其故常使置此山於吳越之區品題糺點安在不與黃山天目爭勝然沉寥闐寂無車馬往來之喧豗朱門白壁之塗墍是太古渾樸之氣猶有存者名流達士或取此而不取彼矣昔謝靈運所至伐山通道大放厥遊韓昌黎登華山痛哭不得不傳爲韻事柳柳州諸遊記雖以寄其憤懣不平文章自足千古或者以大覺之名不知有現前實境而喃喃於寐嚙夢幻是則宗門旨趣不免強作解事矣傅生其識之

鄧濬溫泉記

縣治北五十里寺名法水古刹也寺左有石名牛耳耳竇

出泉不盈不涸勺而飲之其味甘自牛耳左旋溯谿而上樹木陰翳奇峯壁立山麓有石橫折寸許濶寸許則溫泉出焉泉下爲路路下爲池方廣可半畝泉注池中雖嚴寒熱氣不散流池外一二丈漸就冷可以灌溉解衣沐浴垢污不沈隨流而去日光穿漏遊儵間出影在石間或停或逝歷歷可數然居民取魚養他池中卽不能活說者謂寺有苦行僧感而出此泉予謂感而成泉者或計口而給或杖掘始出導引則流茲泉也如高崖布瀑飛濺珠璣又如谿水縣瀉鏗鏘有聲非井泉涓滴者比青烏家謂自佛塏嶺十餘里火龍奔騰至此迫而成泉故溫理或然也讀地理志各省郡溫泉不乏然非溷濁卽硫氣難近惟香谿廬

山爲佳而法水之泉清瑩澄徹中含天光味若醇醪若粉  
飴其甘無異牛耳泉豈必在香谿廬山下然彼傳而此不  
傳何也大抵山水之遇視乎其人若鈿鋸潭袁家渴讀其  
記者慨慕嘆想恨不身歷其境問之客永之人悉謂平常  
無奇祇以柳州之文傳予始嘆天地以山水開文人文人  
以筆墨名山水一經點染卽別有天地瀘邑雖屬彈丸山  
川勝概往往有之如大覺巖之堂楹軒敞將軍石之跨淵  
而立去溫泉半里嶺名輕空人履其上聲若戰鼓此皆有  
可駭可愕之狀倘在通都大邑遇名公鉅儒題咏何遽翳  
於荆榛蔓草祇嗤點於野夫鈞鈔年然則僻處巖疆不幸  
而不傳者又豈獨山川已哉

李靄雙潭記

萬物之生以水爲血脈而動盪於兩大之間大者爲江海  
爲川瀆其小者則爲湣爲瀑爲谿澗而至叢山峻谷絕崖  
峭壁之所又嘗有蛟龍之窟滙而爲潭其爲宅也窈而深  
其爲境也幽而阻而其爲水亦清而冽惜騷客吟人不至  
而其名不傳吾邑雙潭世傳爲許旌陽驅除孽蛟之處令  
其仙人石蹟猶存然事涉怪誕不可考已潭爲二澗水合  
注其一自上東縣崖瀉入礫下沿邨而西至水口山其一  
自汾水西流會諸原泉過前山而與之合勢漸大中跨一  
橋橋下多巨石峻嶒突兀環流一線自石罅而下春於深  
壑有聲驟起若鼓然此卽俗名司鼓墩者也墩特起萬竿

插天伏不可見由墩而左有小徑可通人行迤邐經數折俄而水聲琤然與鼓聲相間則水已直趨潭矣潭際兩山夾處縣數十丈古木蒼藤灌莽紛錯從高而瞰其穴頡頏元冥莫測其際細視之潭之水潏洄滉漾激湍其中漸乃出口飛流奔注迅駛異常有如雷聲轟轟振林木間則第二潭也故曰雙潭當春夏之交暴雨聲尤疾鄉之人莫能至其處一日余邀客避暑微行覩其崖端蓬勃勢薄天日凝睇者久之客乃言曰山澤通氣其妙乃爾曷抵潭一探其曲折乎余亦興酣不自禁兩人逐躡微蹬捫壁循梯而下至則盤舞瀆沫崩雲捲玉俯視潭面深黝而碧四圍作煙雨狀真若有蛟龍宅其中者令人不敢逼視稍佇立則

寒飈撲面侵人肌骨凜乎其不可留遂緣崖而上舉步慄然稍失足卽墜迨及履坦神少定已不覺汗流浹背矣客大驚曰子生是鄉而習焉無覩得不爲山靈所誚乎而吾竊怪乎造物構此靈奇胡不置之大地名區如岳之洞庭杭之西湖一恣騷客吟人挹取乃獨列之荒鄉僻壤數百年無一人能窮其趣而余今始得一探幽深險仄其亦有待而傳者乎客曰是不可以不記書其事所以傳斯潭之不傳也

鄧邦憲重建赤境橋記

瀘有赤境橋溯橋而上之大垣邨爲宋儒李泰伯先生之故居也向隸南城六十三都今爲瀘谿之三都曩余偕二

三同志訪其遺蹟其居舍無復存者但見松木蕭森稻田一片土人指其泉釀酒香冽而已谿山風景尚與圖肖迄今過之者不勝流連繪之者不欲泯滅豈非以其人哉余讀泰伯集赤境橋故居不見於文字惟李子高墓表有曰南城東北遠百里吾高祖之父家焉天聖中嘗省松柏至於子高之室先夫人墓表有曰生觀十四年而先君沒是時屏居山中去城百里赤境橋在南城東北百里其爲故居無疑也先生身後奉命修墓建祠世舉祀生一人以奉祠事皆瀘谿之裔承襲乾隆壬午癸未閒新城李氏冒而爭之以寧都魏叔子禧新城學宮記郊南有赤谿爲先生讀書處之言爲證時叔子教授涂冢宰家不過據彼鄉之

言以入記固不虞其巧借異鄉名人之文字預爲後日爭奪祀生之地也况新城在南城正東瀘谿乃南城東北地方較然非可移換乃當事竟以祀生判屬新城自後修郡志者古蹟考中竟載新城赤谿鷓鴣石亦爲先生故里且狗爭者之意疑家字爲冢字之訛辨赤境橋爲祖居而非故居吾固嘆爭之者之有力尤念非甚盛德何令人爭附若此也嗟夫今不務先生之實學而僅於殘山剩水片俎餘瀝閒冒論古人不直君子一哂顧爭之者尚欲借以增重况實爲先生之桑梓者哉余謂其地宜建祠以祀先生爲書院以居學徒使講求先生之德業毋令經此橋者悵望於前人而嘆惜於後人也乾隆五十六年辛亥春橋傾

於大水雖當孔道然傾者亦多矣皆未卽復建都人士以此爲名賢之遺蹟踴躍捐貲輦石於山鳩工於肆經始於壬子之春落成於夏石梁亭座視舊爲堅麗其將有建橋立院務先生實學之幾乎若此則無負繪圖於郡志也首事與捐貲者例宜勒石爰爲之記時壬子冬十月也

明歐陽鐸曾氏義渡記

南城東北行百二十餘里是爲高阜曾氏世居之南爲通福津閩郡之水出焉旣廣以深而居氓與諸事事於閩者厥爲孔道僦舟以濟或苦於無資且稽事宋之季曾氏名旺者爲捐舟檣岸以待於是民相往來行旅如歸甚有惠稱旣於津之西濬構屋數椽募善操舟者舍之以世其業

給之田以畝計者十有六地以畝計者一山以段計者一以卹其家而舟之諸費亦取諸是行百餘疇成化間旺之七世孫用衡聚族以謀曰先世給舟之產裕矣而糧若稅尚籍舟予將無因而利之者乎今必姓吾姓而以事名之其庶乎僉曰然乃易戶曰曾義舟云其子漸貢寓京師請紀其事竊計此津歷千百載南城又稱人物傑達豈無一義舉者而今皆湮沒無聞蓋亦無經久之計若旺之舉可謂義而遠者矣然其產初籍舟子不虞其他而卒供其事不廢者夫其人豈皆義所激耶抑曾氏食指繁碩雖有饗夫噤不敢動則後來之慮安得不過爲防易戶之舉可謂周知矣凡植家必有仁厚之澤乃可爲訓推廣而維持之

則後人是望昔人之義田義冢義學義倉今皆不可究竟  
豈其立法之未善哉吾重爲曾氏幸也今而後有挾智力  
稱雄長奪人之便而墜其家訓者觀斯言其有所感也夫  
其有所悔也夫

國朝周立愛改折漕糧記

國家勤卹民隱有利爲之興有害爲之除至於租稅貢贖  
民所效於上之常分也然於四方風物地勢之有不便者  
則各隨其異宜而爲之制而不惜委曲調劑於其閒所謂  
王者大無私之義固非執一無私而遂謂盡其義也瀘山  
自閩來緜亘複疊盤踞域中孔道四出半爲峻嶺崎嶇險  
隘任載爲艱加以小谿涯湍阻石森如劍戟舟楫不通漕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中

二十九

運輸供民爲重困順治十八年詳

題格不行康熙四十九年邑侯王公弑備列申詳未蒙省  
錄雍正八年

上諭京通倉儲足支給五年漕米應酌量變通江省集議半征  
半折惟瀘谿官民納運艱難全征折色雍正十年再呈具  
詳檄飭查議未協以收漕居期中止迨乾隆三年王公早  
去任而其冢嗣文璿任諫垣在瀘時常目擊困狀及是敬  
承嚴訓特疏以聞

皇上軫求念切卽交王大臣密議覆

勅本省核定是年禮闈

恩科邑人傅彤獲雋曾有新進士敷陳地方事件



諭旨仍附摺具奏嗣妥議定價八錢交官辦兌具

題下部祇遵江省六錢之例耗費銀米俱照舊完納以罷  
憊之民累年呼籲一時獲蘇其懽忻翔舞爲何如耶司治  
者卽甚愛民可爲則爲之不可爲則聽之卽或爲於在官  
之日未有爲於去任之後不得於其身而猶得於其繼嗣  
者也是王公爲瀘邑之慈父文瘠爲濟美之孝子而二公  
忠君愛國之深衷卽於此在矣瀘人士尸祝俎豆於不替  
亦甘棠勿翦伐之私耳曾何加於二公哉然尚有隱念者  
赤子無知欲之難厭得請後連年米價騰貴折銀不敷官  
賠受累再經題後每歲借藩庫銀先於會城辦買照價詳  
請徵收繳還庫項幸逢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中

三十

聖世大法小廉公以普物明以燭隱固無所容其疵議誠恐因  
循積久市僧居奇吏緣爲奸卹政之在前人者難保其不  
弊於後日也或者太倉廣大不少稊米就中酌處永垂定  
例編人地丁併征解銀則淪肌浹髓之至治其施於瀘豈  
有旣哉夫以瀘境皆山彌望荒腴竹木紙貨外別無營殖  
生斯土者朝夕作勞莫或休止家有數口卽仰給於鄰封  
肩所搬負人不過數斗履磴扳蘿張口喘息流汗如霖一  
粒半菽莫非膏血所瀆幸撫字响濡之所及以礪确而異  
視之庶瀘民處於山鄉而不知山鄉之苦也

前人郡城公館記

事莫難於興之者尤莫難於復之者興之復之矣則又難

於變通而擴大之者經制之初百務未舉建一議則人疑舉一事則人怨沿門曉譬釀金斂貲鳩工庀材幸而得以落成此興之之難也歷久弊生或爲奸人欺隱或爲豪家漁奪毅然以身持其際任勞任怨甚而凌侮屈辱必底於成而後已此復之之難也時會有盛晚地勢有便隔利算有多寡審機度務興舉廢墜增益規模使先後煥然改觀此變通擴大之難也瀘建公館於郡者有二一在河東一在城內王家嶺下置邑未幾費皆出於里排當其事者厥爲艱哉嗣王家嶺下以弁兵之據奪里猾之分假輾轉互易始清時出悍婦結訟有年會汪侯雲鵬以賢才來瀘相與力圖恢復且捐值以助漸乃得贖勒署瀘谿公館於門

檣河東亦佔於市民控府後值燬清理地假每歲科共收租銀十六兩二字累廢經畫始歸向非諸紳士之力任豈復瀘有哉故曰事莫難於興之尤莫難於復之也邇年來河東以隣錦縣購緣公物未敢有侵攷者後乃議以門樓嶺市肆屋地來易司鐸歐陽力爲經營諸首事料理之原有直指行署廢基營卒奸民交侵邑侯王斷入關帝廟爲公地時趙侯飭令暫售五十金於王家嶺下繕葺舊屋又建十數楹而門樓嶺歲收租銀三十四兩四錢爲歲科童生道試卷貲優等花紅科舉餞送之費公館正廳爲官署餘以處邑中公事至者以及牆垣簷滴空地俱爲清理序列整齊條式詳備此變通擴大之難實於興之復之者

大有光也雖然興之復之矣變通擴大之矣則不無望於  
繼之者何則工之所立衰敝乘之利之所在貪涎易起以  
尋尺斷斲之材歷風霆雨雪居人之塘觸蟲鼠之蠹嚙不  
數十年而淪於朽腐矣遊閒無賴或逐蠅頭利逞其詐謀  
斲斷弋取以至市賣數易瀘地遠者百數十里近者亦百  
里人不能以時至非有幹翮者以主之終難歷久而不壞  
也故曰有待於繼之者夫以一瀘之小自郡而省而都皆  
有憩息之舍不可謂非盛舉也吾願人各有奮心一守成  
規毋以甕天之見徇己私違公議使當事者憤而不肯承  
任何遽不逮於通都大邑耶

瀘谿縣志卷十二

菽文志下

宋史儒林李觀傳

李觀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俊辨能文舉茂才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百人皇祐初范仲淹薦爲試太學助教上明堂定制圖序曰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修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爲太室連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菽文下

一

位各直其辰堂於東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處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爲太廟太室正居中月令所謂中央土居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當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二與太廟祖通爲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四太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爲左个右个大戴禮盛德記明堂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也白虎通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闔九室十二坐四太廟前名爲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牖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戶故有个名太廟之內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

之位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主四時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地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朔也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窗闔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堂四戶之國西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宸南嚮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皋庫雉門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

三面皆各有五門鄭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其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爲應門又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卽是應門且路寢之前故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爲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何害於義四戶之君旣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豈朝會之儀乎王宮常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豈爲稱哉若其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合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今圖

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失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於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協於戴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本於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爲一門門夾兩牕是爲八窗四闔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采於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嘉祐中用國子監奏召爲海門主簿太學說書而卒觀嘗著周禮致太平論平士書禮論門人鄧潤甫熙寧中上其退居類稿皇祐續稿并後集請官其子參魯詔以爲郊社齋郎

明臨川陳孝逸王母孫孺人傳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下

三

瀘陽文士王賓臣每享余誦母氏天只未嘗不哽咽哭也徵其故生搵淚而言曰某幸一得當當借尙方斬仇人頭刺其心血灑亡慈墓道上不然碎首劍客大俠取此輩廣都之中然後投身司敗幾其不受誅惟命其剪以賜怨家亦惟命李壽豪悍何如者羸女子樁其喉飲之匕首驚市井吏民當時目之曰烈夫非枕戈吞膽之才乎誰之不若而女子千古也歟哉某則奚以生言已則又泣不止蓋簡伯之母孺人孫氏其死絕痛故云然先是歲乙酉降騎踐南州蹕昭武士女皆竄庇山腰簡伯兄弟扶母避柿源再避棟梁悉無恙最後簡伯輦其帑歸祖塾會騎將某某治師於羊城入土弁魚刳畫提惡卒數萬蹈瀘之鄙蹂邨落

幾遍殺父老吾子無男婦伏尸百餘里勢且蔓獅渡簡伯兄弟力掖母倉皇哀險走抵曹源母憊不能前麾簡伯兄弟疾解去毋俱殞爲也賊怒止母索買命錢不得將縛以殉母詬曰羶奴吾賢人婦死卽死耳敢牽曳之如是賊怒遂兵之母宛轉泥中血漬眼鼻尙詈不訖聲凡數斫乃殊初士弁私賦於簡伯伯辭征於其宗又弗應弁大拂則以其憾往於是簡伯母死王父若從母若從兄若嫂並遇害宗之殲者又數十人故簡伯啼也所必食處其仇也以此母諱某字某實故孝廉衡翊先生配也父兌我爲邑諸生識母志操於方孩輒言此鬢鬢者不以予常兒豪家貴里媒以諗而公弗許才王郎稔其門素以歸焉孺人舉內政

於王氏所爲諧上下借德功黜靡安樸枝貧策窘以侍夫子相其成可爲婦法者較世俗加等不待書獨其生平介挺貞栗之性不誣語笑喜愠不浮於面聞乞兒唱古忠孝事色悲懌半意似大氣義人此豈女孃所自有而卒以骯髒罵賊終抑所謂氣燄精神以召之者邪母視今天下儒生復何如也余故傳其偉者用昭來許且慰勞簡伯兄弟害及節烈天所不義必有劍俠出於海上或民間代卿雪恨者姑弗亟嘗試爲招劍俠文以寄其極思可也

國朝石湛孝婦傳

孝婦林氏予房弟士崧仲甫妻也歸仲未數月姑病廢舉動需人家固有冢婦素不當姑意仲又外館獨婦侍母寒

暑飲食澣櫛扶持他人久所不能堪者婦皆甘之始終得其歡心一曰湛省叔母婦侍側叔母指婦顧湛歔歔曰他人病雖苦未若吾病之顛連僅去死一間也然吾病十七年而不至憤恨自戕以死而尙延視息至今者徒以有此婦在也長子婦厭吾疾數年前攜家去獨累吾婦婦又處貧兒女幼弱抱哺補綴皆仰給婦仲子以讀書故復好客咄嗟之饌無月不有益苦婦婦何能時左右我然吾每或意有所向念婦無暇姑暫忍以俟而婦已在側嗟夫吾婦蓋不獨手足我更腹心我矣叔母於嘉慶六年以壽終統計婦事病姑凡十有九年

論曰予嘗以此推孝婦或疑婦農家女姿性不甚明慧何

能曲體姑心至是其姑不無溢辭予謂婦惟不甚明慧故其孝一出於樸至如古之忠臣孝子大抵然也不然世之聰慧女子顧少乎哉

宋祖無擇李泰伯退居類藁序

孔子沒千有餘祀斯文衰敝其間作者孟子荀卿賈誼董仲舒揚雄王通之徒異代相望而不能興衰補敝者位不得而志不行也苟得位以行其志則三代之風吾知其必復嗟乎秦漢以來禮樂則不爲而任刑以馭其民將納諸治適所以亂之也歷世寢久皆謂天下當如是可以致治而不治者時耳故有奮筆舌爲章句卒不及禮樂者末哉文也盱江李泰伯其有孟氏六君子之深心焉年少志大



常奮疾斯文衰敝曰墜地已甚誰其拯之於是夙夜討論  
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兼明乎當世之務悉著於篇  
又嘆曰生處僻遐不自進孰進哉因徒步二千里入京師  
以文求通於天子乃舉茂才異等得召第一既而試於有  
司有司黜之嗚呼豈有司之過耶其泰伯之命耶或者天  
徒付泰伯以其文而命則否耶亦將得位行志復有時耶  
吾不得而知已泰伯退居之明年類其文藁第爲十有二  
卷以寄南康祖無擇且屬爲序無擇既受讀之期月不休  
善乎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與夫當世之務言之備  
矣務學君子可不景行於斯

南城包恢鄧州通判饒公廷直將鑑序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下

六

將論百篇者紹興辛酉通守鄧州饒公諱廷直之所作也  
迹已行之事據已成之功而爲之辨其是非定其得失不  
徒以成敗論者如度之於長短分寸不差如權之於輕重  
銖兩不舛其所取者既多可以爲法其所去者亦少可以  
爲戒以此示人猶之鑑焉一舉目而閱之妍醜不可逃矣  
蓋兵家之所論者主乎法而不必純於理公之所論者主  
乎理而亦不悖於法徒法者以權術爲先若甚奇而非奇  
據理者以道義爲本若甚迂而非迂故公之所論本正而  
不譎體全而不偏用周而無缺無非斷之以理而以戰則  
勝以守則固昔之名將多以此而奏功有不然者雖戰勝  
雖守固猶幸也真可以補兵家之所不足而助將家之所

不及其閒假有未盡合者亦小瑕爾無傷於瑜奇書也知兵而明理必將有取焉况公非特有此奇書實有奇節也公本通守鄧州以守缺權州事因金稱我朝已從和議許以此郡迫而取之如取償焉而公不得命已奏而未報乃堅守而死之嗚呼使公得終致其身而用則所論將之善者皆當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其成功當如何光明俊偉哉今新任江西運管黃君應龍乃公里人也知其事爲詳且得將論百篇皆公親藁以示余余深惜古今來之有奇書奇節而泯沒不傳於世者多矣如公之事雖在國史若此書則聞之當時欲進而未果迄今未有爲之表章者恢聞而悲之因書其後當有世之大手筆發揮以昭垂來世而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下

七

爲之永鑑云

明河閒范景文翠筠亭集序

昔人言三不朽而終以立言夫有德卽有言有功卽宣言德功立言可不必立烏在並列爲三而歧立耶毋亦言開義畫繇典謨訓誥以迨文明千古上下以昭德也以旌功也匪是德輝掩功實湮矣故畸爲三而樹之天壤以稱不朽要不外德功而爲言也非若夫藻績鞶帨如未世務華絕根者也玉完石公祖余隸籍鄉會同門早以逸才名噪膠序選貢入監敖龍華先生賞拔冠軍才名奕奕成均閒已酉舉順天癸丑成進士與不佞同出石三台周文所老師之門庚午來守河閒計鄰以己巳得志遵永必復繇宣

大窺瀛涿乃掘城濠備守械勦土寇擊叛兵拮据兩年與民休息以屬令違旨派河夫揭當路當路故令香火以先著劾公掘濠置器冒帑迨勘非是支吾文致以成其初而公歸矣地方兒婦能言之公待勘瀛三歷寒暑日玩易著易闡暇則歌咏怡情又哀前所作彙爲集其詩法陶韋以自然爲宗文辭逸雅直達文章政事居然一代名家性骯髒慷慨任事有利地方不顧頂踵是非毀譽又其餘矣以是樹勳亦以是招忌所謂立德立功立言一以貫之讀是編者展覽之餘識其面目洞其心髓況生平樹立表表於朝署赫赫於閩粵瀛海閒庶幾不朽之業光而大盛而傳矣昔司馬遷作史記欲藏之名山石室以俟後世玉完是

集宦俟之後哉不佞以同籍同門誼又編氓知之真契之厚信之篤故言之有味乎其人也故不辭爲之元晏云揭重熙重刻翠筠亭集序

夫人惟無所榮其心雖以沈博絕麗之才其於肖境也幻人之膠漆隋樹之繪綵神者去之里巷之委夫語及生平意之所得失輒慷慨躍可聽豈有藻繪宣其衷是所嘗縈焉爾苟以能言者言其心之所不能已快與悴知相萬也余三復石玉完公遺集而悲之公文若詩體裁具備其爲廷尉屬上書言敵躡郊外師顧歛郭內與野布電鷲犄壯入衛便不便凡十激情刺骨及罷瀛守言瀛之所宜備與敵出入之道甚悉嗟夫是訾擊筑於宋子輒秘不忍推而言

之汝霖之諄嘯過河或庶幾焉存若說也公生平之所遊意與所極意可知也范文忠公以大節從先皇帝致孝九廟赫冠二十四忠霜日千秋傳心尼父顧以不朽振公豈僅爲同門生私所好夫固於公之勇任事忘府忌者有以信其深也公出處不侔范公其矚然體受獨稱艱難之際質之無愧范公之言足以資公之定論矣是集也公自彙刻於丙子戊寅燬於妖焰存者半公子珂補集散遺將昇梓人丙戌復逸於兵燹於是公歿珂懼其終墜也重爲之訂而問序於予以徵諸永若珂之志所謂有美而稱之其仁與明足述矣余亦安能易范公之語以紀公特爲抉其心之所存如此

國朝傅彤新立廣義倉序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漢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穀賤增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糴以利民名常平倉隋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等儲之間里以備荒名曰義倉宋乾道中朱熹請府常平米六百石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米於倉冬則加息以償行十四年還其原米六百石於府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民甚便之予思天下與一方雖大小不同而民情則一可以行之天下者卽以行之一方諒無不可也查社倉之設於雍正十三年已奉文行於本縣常平義倉久合爲一著於縣籍守之在官每年存七糶三非饑荒之歲小民懇請

上憲文移催發縣主憚於收散買補之勞百姓嗷嗷待哺  
交書往還守俵需時民之忍饑受餓考已過半矣每名給  
買數斗貧民又安得有錢赴買輾轉稱貸剜肉醫瘡哀此  
窮民能堪此困敝耶乾隆三年吾邑蒙

皇恩准行改折漕米將錢輸納里有餘粟自鼓樓峯內之族性  
計三百餘戶應征漕米七十五石三斗有奇予爲貸銀完  
納收穀抵償除完本米一石外贏穀五斗共得穀三十五  
石二斗六升予俱退出又捐穀六十四石七斗四升湊成  
一百石請眾合爲生放買倉基一大片去價四兩五錢買  
倉屋二間價亦如之設於里中之南源名竇義倉師其法  
於社會取儲之間里以備荒又從義倉之意而廣之也故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下

十

名吾鄉中周圍不越十里計戶三百有餘分爲十廣廣舉  
一二人有才力而正直者以主之春夏出借秋冬收納出  
息三分公平總理毋侵那毋扣剋毋私相授受其無行之  
輩與游手之徒及衣食不缺者概不與借庶幾貧民均沾  
實惠噫一鄉中歲有積儲荒無缺乏士安其讀農安其業  
力田孝弟禮法相先又從義倉之意而廣之名爲廣義鄉  
誰曰不宜其在成周五家設比長二十五家設里宰鄰里  
鄉黨之事皆以命官主之今吾於各廣中擇賢爲主亦猶  
比閭族黨設里胥鄮長使之相保相交相賙相救之意觀  
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又不獨荒政之一助也漢賈誼曰  
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積

之十年五廣中有當興之務取有餘以應之亦在首事者之量入爲出權其輕重緩急而爲之又從廣義倉而推之者也故周禮十二荒政內有散利薄征弛力胥禮之說以聚萬民其卽此物此志也夫是爲序時乾隆四年己未夏曰也

黃堂送邑侯鄭公歸閩詩序

西塍鄭公以三山醇儒作宰吾邑不矜才不市巧不近名長厚平易政簡刑清於時民恬於野士勸於學茲且一紀矣年未六十忽以請告去邑之人惘惘若有失也因憶漢儒云所居無赫赫之名其去後嘗令人思旨哉言乎夫名曰芻牧而實腴削之以官爲市者誠不忍言至若鉤距摘

發虎視而鷹擊傲睨若可喜然震懼之不暇何歌頌之有甘棠三章千古循良實昉焉善氣薰蒸魚忘於水於是乎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刑名法術必不能與於斯也然則公之自處蓋審其行誼甚高固宜羣情之惓惓哉於其行也詩以送之

鴻爪不擇泥鸞棲或在枳十年瀟水濱父母得君子醇儒無澆政豈弟相終始不須作能吏願學循良耳彈琴坐東閣其音徧百里今日攜琴去餘韻猶宮徵鄉薦昔同年兒又門下士公義與私情繾綣未能已贈言古所重臨歧獨徙倚公倘再出山幸仍永持此  
魏若虛刑部平反節要序

禮樂刑政皆屬致治之具樂以行禮刑以輔政二者皆不離乎律律起於黃鍾辨析乎銖兩尺寸而不可毫芒之或差治樂曰律呂治刑曰律例呂統乎律例亦統乎律也而其要皆取乎得中樂不協乎中則無以宣天地之和刑不協乎中則或以戕生人之命西曹之駁議所以比不中以適於中也

國家重熙累洽禮樂刑政皆協大中之則律例全書頒行海內顧已家諭戶曉凡屬有司宜工知所法守矣顧情偽之詭幻百出而單詞之出入匪輕司讞者千慮不無一失或審鞫之未得其情或引用之未歸其當不經指駁保無有一事之偶失其中者乎

皇上如天好生欽恤民命內外刑案悉經

齊覽閒涉情狀可疑令法司指駁而更正之或之死而生或既縱復得務使律意案情不差累黍適輕適重協於大中而後已焉每駁一案或窮究案情或推敲律義如鑑之空而纖毫畢照如衡之平而銖兩不差令死者平其情而無復舍冤生者伏其罪而以爲應得允哉律令之功臣讞司之程式也司牧者循是以爲的於以明慎用刑不畱冤獄將見吏治烝烝太和翔洽卽爲刑之致治與樂同其用也可爲節其簡要而付諸梓爲勤求民瘼者之一助云

前人楚司末議序

一命之士畱心愛物於入必有所濟况法司爲民命攸關

生死罪名輕重出入之所繫乎僕逐隊西曹無能爲役惟是每一案至不敢造次署押稍有疑竇必與同曹共事再三商確或說帖往來或呈堂爭論雖從劾之竊笑不顧也昔歐陽崇公云求其生而不得則彼與我皆無憾焉夫言之而不行於我無責也逆料其不行遂緘默而不言

朝廷之取士爲何不幾負此設官之意乎向在刑部湖廣司四年所議各案有行者有不行者得存藁十數紙藏諸笥篋本不欲以示人因索觀者艱於傳寫爰取以付梓顏曰楚司末議非敢自以爲是亦姑存此不敢曠官之志也

云爾

邑令吳喬年汝口砦捐貲簿序

地之有江河猶人之有血脈也血脈壅則人身受其疾江河塞則地方受其疾甚而至於一指之微一谿之隘厥理從同治水之法疏鑿爲先亦猶善醫者祛其積滯而氣息乃貫瀘陽僻在萬山商賈不通舟車莫至民日益困敝無業之人往往如是此其故何哉嶙峋峻削百出其致以危行旅雖有物產可以利器用遠莫能致販者裹足負者寒心幸而至矣險阻艱難十步一息曠日持久值不償勞則相率而安於惰風俗之所由簡陋民生之所以凋殘其患皆自無河始余奉檄來牧茲土徧歷各鄉日求所以濟民者其石斛雲峯皆有谿而淺狹激瀉僅資灌溉惟瀘水源於光澤以達貴谿不甚湍急寬廣可舟楫第汝口砦有巨



石交橫其上數十里亦有須疏鑿之所過此以往則皆安流矣利用厚生莫大乎此謀之縉紳先生詢之城鄉父老罔不踴躍從事且謂前進士傅嘗糾會族濬之適難作而撤其工識者慨焉茲既有故武可循爰捐廉百金以為之倡汝口砦貴谿所轄也除通知外所望合邑紳耆士庶與貴谿接壤鄉者共聯粉榆之誼捐畛域之私相度機宜或疏或鑿富者效其貲貧者輸其力卽一絲粟之細一手足之勞無不可共襄厥成會見一川寒玉百幅蒲帆工商有轉運之塗閭閻臻富庶之效余之願於是焉慰瀘之疾於是焉瘳卽隣邑近河之疾亦於是焉瘳

明孫奎辯正德志載饒廷直尸解事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下

十四

南城縣誌載宋饒廷直官鄧州通判時守缺公攝守事值宋金講和割唐鄧二州屬金金迫而取之公以未得命堅守以待命未下而勢日危急欲去不忠欲從不義乃以手染血印表上以行遂自刎而死公學問該博嘗作將鑑論百篇後百餘年包公恢得公親筆藁乃為序之甚詳正德郡誌援一統誌所載乃列諸仙釋曰嘗過武昌遊黃鶴樓忽遇異人授以秘訣自是不邇妻妾儵然端居後為鄧州通判卒其柩還鄉舁者覺其輕蓋尸解云愚按廷直死義乃金人之所惡况其妻子俱不在傍則曳其尸而棄諸溝壑必矣其後更革事定將佐思其德而憫其忠不免為之具衣冠招魂斂焉及柩歸舁者覺輕亦其宜耳議者因其

平日有黃鶴樓遇異人之詩遂文致尸解之說以歸之是舍其忠義之大節而徒得乎怪誕之虛名不亦可慨哉且如南宋思阜二陵為番僧楊璉真伽所發梓宮之中齒髮亦無阜陵僅有頂骨一片此乃地之不吉以致骨肉消腐也而議之者猶以是為仙脫何不思之甚耶觀此則廷直尸解之說可例推矣

國朝鄧舜卿避寇紀事 康熙十九年庚申春正月

有避寇之地有避寇之人有避寇之時其地如我樺州後山東北之天資地牛角尖茶園坑前山南之六坵油粟山滔坑等處皆善而龔家山之高橋為最其山四面環繞直通一澗澗下懸崖峭壁上則古木千章蔽虧日月中有一

窠可居三四十人人所不及知寇所不及至也予最後乃獲之避寇之人先宜機密戒粗躁戒喧譁戒任意出入戒小兒啼號每處必得忠信有知謀輕快有膽量者一人以為偵探預製乾糧乾脯以可供二十日為度乾菜宜鹹茶餅宜入甘草片寒滯燥濕咳嗽霍亂腫痢藥丸略備被絮衣服釜甑杯盤之屬以簡樸為貴炭須堅結無煙者多編稻草茅竹為薦箬上以避雨下以避濕家中契券銀物密為藏貯女子日以織屨為事布線宜多備至是而避寇之略詳矣然亦有風鶴相驚擬欲避而不須避者先是崇正十一年二月予年十四鄉人皆曰亂矣寇將至可避矣問其倡亂者誰曰密教頭自張家山夏桂廿一父子也然我

樺州一邨賊尙未至己爲縣令陳立請武進士李大開督鄉勇勦滅鄉勇推會石二姓而會爲多其後賊教師張普薇糾黨爲夏報仇高阜之會焚戮尤慘四月官兵誘執普薇於廣昌黨遂散此可不必避者也時有肆掠久而竄匿驚惶備極勞瘁者則甲申乙酉兩年也明社旣移流寇蠡起起於瀘者皆屬閩羅總部下有名之邨及通大路者無不受害男婦老幼聞風逃竄寇無所得亦竟去乙酉

王師南下江省盡入版圖建昌益藩兵屢戰不利郡幾失而永寧王復之大兵圍進賢進士揭重熙與同邑傅鼎銓提兵救援金谿之滄灣瀘谿之高田隘思古嶺皆戰所也揭敗永寧死始歸順人皆薙髮易服而閩羅總部下餘黨亦

散匿時有焚燬淫掠罹旤最慘者則順治五年七年九年也五年土寇復集至則專任地方之遊手而黠者隨其意以爲生殺逃者則焚其屋我族老弱避匿山中祠宇被焚僅存基礎燒延數家以屋不毗連而止屋爲寇住者多劈門壁作薪宰殺牲畜殺核狼藉後在他邑勦平七年秋張自盛肆擾新城隨由光澤之杉關入踞瀘谿大覺巖羽黨蔓延各縣者數萬踞巖者亦千餘四出擄掠近城婦女佔掠無遺丁壯者逼其入黨不從者殺之所擄之物聞皆置逍遙砦上山皆石壁峭削排雲土人稱爲逍遙樓上有坦處可屯百餘人故寇以爲砦盤踞近兩年自盛與官兵戰於邵武被執其黨旋亦追散九年春土寇餘黨踞貴谿之

朗港屢入縣境驕橫莫制內有土弁爲之主邑人魏際明呈狀邑侯李公轉申上臺發兵擒土弁強寇誅之餘盡解散二十年來驚魂甫定竄匿者始返其宅傷殘者始復其業不意又有康熙甲寅乙卯丙辰之變康熙十三年甲寅夏忽有數十人持縣硃票來族徵兵勒餉蓋耿尙二藩繼叛由閩廣陷新城破建昌執郡守高天壽入福建殺之縣令余履度降附此硃票所由來也同時孫捕廳迎降陞南城縣丞一票管給五十名每邨給餉十日軍駐別邨周而復始管餉頭目給以偽劄前列將軍千把偽銜後載餉遵票給違卽送標下正法受者謂之領札兵雖可不避而蓄積之戶搜刮騷擾已甚乙卯聞統師許提督兵至頭目欲

散僞兵罷餉然騷擾如故婦女被掠者并招其夫入營賊以銀物寄頓其家竟有因此暴富者賊屯久族一無賴子以大兵將至給之賊急捲遁旋知其詐將殺之族人爲之緩頰賊曰我等來時彼送一清摺列族之有囊積者婦女之有姿色者詳爲指列此反人不可容遂殺之福王殿前陂上十五年丙辰九月大兵始復瀘駐瀘者約數百人邑人丁雲章者英俠有幹才知賊必破恐婦女被掠者賊破卽指爲賊婦雲章先期籍列姓名上之全活甚眾賊破後其投誠者屯田閩瀘之界日久猖獗雲章控籲上司撤去之邑始安其後康熙十七年復有江機楊一豹餘黨由貴谿之閔坑入瀘鄉民驚其亂而計爲避者猶之崇正時然

寇勢已蹙出沒不常又無遊手爲之鄉導十八年春縣請郡守發兵勦捕略盡自是瀘谿積寇盡平我朝

聖聖相承削平大亂所以勞來安輯斯民者極至鄉里病夫得以痛定殘年沐浴太平之盛服日取半生所經歷詳爲記錄以見昔日之遭際如彼今日之遭逢如此從此涵濡聖澤於萬斯年猗歟休哉

賴晉李泰伯不讀孟子書辨

按東都事略儒學傳云觀素不讀孟子書以爲孔子尊王孟子教諸侯爲王嘗試制科六論不得其一曰吾書未嘗不讀必孟子注疏也擲筆而出椒丘傅先生仍其說今讀泰伯先生全集竊以爲其說未然先生洞切時勢生平經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下

十八

濟盡發於周禮致太平論及平土書太平論五十一篇引

孟子者凡八

禮論第六內治第七國用第四第十刑禁第二第四教道第一富國第一俱引孟子平

土書二十則引孟子者凡六

俱見十九條程子謂孟子言性

其功不在禹下井田經界補周禮所未及先生周禮論平土書蓋深於取法孟子者故懇摯明確經濟切實之論非南宋以下所有其序宋貫延平集有曰子思孟子豈無德行又明明寓尊服之意矣或曰先生舉茂才異等召試不第時年三十四退居後始作太平論孟子書似屬後來誦法然平土書作於二十八歲時矣又先生上孫寺丞書云觀年二十三雞鳴而起誦孔子孟子羣聖人之言先生自言獨不足徵信乎其餘潛書策問及哀老婦篇徵引詳悉

其具在可考而證也竊意宋末傳聞訛謬者多洪邁上東都事略劄子云王偁上下九朝其非國史所載得之於芻搜者十之一嗚呼芻搜者盡足信乎哉降而至於道山清話冒宋王暉之名以恣唐突則又先生之罪人矣

魏文瀆瀘谿四境地輿險要圖說

國家畫疆而理省郡之外復有縣界固欲肅清四境亦欲洞悉民情使各有專責也盱之爲郡隸縣有五瀘屬郡之東北隅邑於羣山中由縣達郡百六十里貴谿繞其東北光澤界其東南西接南新西北連金谿四面層巒疊嶂嶺高水駛陸不任車水不任舟者也縣治建於瀘水上岡嶺四環北則嵌谿而門隔岸平步臨流而立南則五鳳臺尖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下

十九

出門不數十武卽接龍麓西寬僅里許魚山當下流之衝青烏家所謂水口也東稍平衍逍遙峯踞其上游橫且若長城大覺巖側立其間西北隅妙高峯聳峙東北隅筆架山補其闕大約東北橫而長西南縱而縮此瀘之山形然也瀘水一而源有二一出光澤鐵牛關下老鴉坑北流至黃石口花山界而差大又西北流入瀘境數里至石陂一發源於大覺巖北流至株茶梘頭而差大復西北流入者此水也直下西南小谿之水入焉又折而西北流經妙高魚山之罅會三江下高阜出三洪砦此瀘水之原委也出西門三十里至石斛嶺又三十里至桐阜爲上鄉走郡之孔道出北門由神嶺妙高麓二十里至河洋舖踰谿南佛

塏二嶺至嵩谿嵩谿左旋達丁字舖踰葛嶺至白玕白玕分屬瀘南二縣為下鄉走郡之孔道嵩谿右旋走礮石龍陰高田至貓兒嶺則金瀘之分界然皆周行也惟自東門三十里至大覺巖巖後有小徑通光澤國初反側未靖張自盛嘯聚於此出入為瀘害轉而東北隅為斗坳嶺乃貴谿之小道捷出於瀘者又東至花山界去縣十五里連閩之光澤昔江機楊一豹寇瀘出沒往往由此二途自北門抵高阜下貴谿之饒橋至江湖山居民頗雜先代嘗設鎮焉夫王公設險以守國非獨國也瀘與貴谿光澤為隣光澤之山較瀘尤為深阻奸宄易滋稍有風鶴嘯山棲谷搖惑煽動瀘民苦之故曰欲肅清四境者此也上鄉之水

由石斛嶺而東俱入三江嶺西則匯諸小水至桐阜谿始去險就**夸**可通竹筏上鄉之水次倉在焉凡四鄉及關隅納漕者近則十里二十里遠則四十里又遠則八十里囊負陟巔肩高於頂米不數斗必越宿始至水道由察坑而下谿澗礮石怒牙百張篙師稍失利米卽仆谿否亦為水濕受累不少歷六七十里至盱之龜峯渡易舟里民每及秋糧時未有不攢眉淚眼仰首籲天者下鄉之水由佛嶺而東至河洋會瀘水下貴谿佛嶺東馳上出雲峯左水由葫蘆關達嵩谿會佛嶺西水至龍陰則為下鄉之 water 次倉亦載以竹筏由大港櫪木經金邑黃獅渡破江至鳴山而僦舟崖欹灘阻往返艱辛遲延其遠鄉負累之苦與上鄉

等故曰欲洞悉民情者此也古稱山林藪澤民食其利瀘非水鄉而山林之利無幾為述其巖壑險隘以備當事者之採擇

曾鳳儀瀘水事略

瀘為山鄉每遇崇峻之處必兩谿分流稍高者谿小流近最高而橫絕者谿大流遠上鄉之山茂林石斛嶺縣亘數里一谿自藻坪歷陳坊葛坪橋而合於三江一谿自烏石踰百田而滙諸小水至桐阜達於南城之龜峯渡下鄉之山莫高於出雲峯一谿自石塘而下為寒西港出金谿黃通一谿自道塘下葫蘆關歷嵩谿合佛嶺之左水過龍蔭至歐家橋會石峽白玕之水及諸小水達於金谿之破江

兩岸率皆欹巖峭壁谿中巨石峻嶒湍流轟激其自高瀉下涯礫縣數十丈下則瀕洞沈冥履其境者體為之栗引流灌溉而外勿利也惟瀘水為縣城之衝會源發於閩之鐵牛關老鴉坑歷黃石口花山界入瀘境至石陂會株茶梘頭之水遠縣城西北門合西南小谿水抵三江佛嶺之脊水過高阜滙諸小水出貴谿之汝口砦坎窞多石舟楫不能入而汝口砦壘石橫谿進士傅彤嘗糾集予族紳士募工開濬灌油熱火以碎其石鑿隘摧峯以通其塞小艇已達高阜會難作而弛其功後莫有繼者事遂寢其回繞縣城西北門之處為下鄉孔道谿至北漸大廣約十餘丈波瀾澄碧水亦漸滪聚春夏之交暴雨驟漲堤岸莫辨先



朝諸邑侯議為橋以濟迭乘未就最後建石阜而架木其上名接龍橋石玉完先生題以飛虹控鶴而記之後人樂於守成因循不振積久基壞相次傾圯乃爲木柱於上流編約略透迤水際往往巨浪一至漂沒無餘入城者道路隔絕亦歷有年所矣歲甲子邑紳鄧觀倡為建橋之議僧人定修領其事里人林仲彩饒山僧無學首捐數百金縣紳士富室及邨農婦女各隨其資之多寡踴躍競勸於丁卯創始事經三載縣歷三官當供費莫支諸首事挪移展布極力經營跨水之工俱已粗理止近岸一堤砌石將完擬於逾月訖功矣詎倏然大雨如注山崩地裂巨浸稽天而數千金之功力盡付之陽侯虐浪中矣時己巳四月初

二日也都邑之建有利必興界谿一橋歷百六十年而終莫底於成事關於瀘之大者復多齟齬而休祥未迓豈瀘之氣運尙有待耶謹述之以備瀘水之紀載云

林策公祭邑侯吳公文

嗚呼哀哉雲昏鳳嶺月暈獅峯星沈碧落霜殞長空胡天不吊降此鞠凶歟我瀘陽父母而遽及於賢尹吳公惟我吳公蘭陵望族纘紹簪纓沈潛卷軸孝友尤敦箕裘克續甫垂髫而隨任中州早脫穎而趨庭嗜讀洎三戰於秋闈會載薦其文牘奈鍛羽之秋風墮盤空之鷗鷺終軍弱冠刷羽思騫南陽筮仕罨口推賢哦松蒔藥品軼梅仙卧龍岡畔詩酒流連猝逢楚豫羣邪蔓延狼奔豕突螳聚蜂鬩

軍書劄午遐邇烽烟江濤拍岸岫色迷天惟公奮袂率旅  
防邊枕戈草檄悉中經權溯自嘉慶之元載迄乎

曆皇之七年實爲民而爲國每忘食而忘眠卒使郊原安堵咸  
倚公爲保障而比長城之堅旣葳厥功旋遷令尹初宰定  
陶政惟明允滌政之苛去政之猛易俗移風發蒙化梗兩  
袖清風四郊安枕民方共樂其慈祥公忽長違乎定省易  
章服而衰麻遽啣哀而出境遂使萬戶千邨悉望塵而悲  
哽三年服闋泣我豫章歷膺牧令聲譽彌彰瓜期將代蒞  
屋徬徨攀轅卧轍泣涕沾裳每決巨獄剖析毫芒覆盆昭  
雪大吏揄揚雖我瀘邑僻處遐荒側聞廉善似蘭斯芳乃  
瞻吉曜晷刻難忘雨旱雲霓天適從乎人願兒童竹馬公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下

二十三

果蒞於吾邦辛巳之秋下車伊始立品嶢嶢清操泚泚鞫  
案如神愛民若子不染瀘塵但飲瀘水重葺黉宮改築傾  
圯纂修邑乘區別臧否扁試羣英選拔多士籠貯萋苓門  
栽桃李愛才若渴俗吏難跂城野欣欣咸歌樂只甘澤和  
風僂指難紀方調一鶴植名花而播芳忽化雙鳧痛甘棠  
之竟靡嗚呼哀哉悲風淅淅落木蕭蕭舟藏巖壑鴉噪亭  
阜時聞巷哭相杵聲銷麻衣如雪令子長號殮惟敗絮囊  
橐蕭條隔萬山兮旅櫬距故國兮迢遙日還歸兮何日盼  
丹旒兮飄搖繼桐鄉兮競祀奠清醑兮芳椒鑿羣情兮來  
格弗遐棄兮吾曹嗚呼哀哉尙饗

邑令張樹張王非睢陽考

江右諸郡多祀張王說者咸以爲張睢陽也此失之宋時江西憲使方師尹撰弋陽行祠記云曩效官京口觀淮陰棄指亭記論王始末有條理乃知王諱扈家於滑之白馬安祿山之亂張巡許遠捉孤軍守睢陽築臺募勇士得南霽雲爲將王與厚善同出睢陽乞師賀蘭進明不與俱斷一指誓信軍中爲驚駭出涕偕還且射浮圖矢中輒誓破賊必滅進明未幾城陷王等俱死之夢其家日吾得請子帝令輔南嶽爲司錄事掌察人間善惡具以聞而加賞罰吾乘此可誅不忠未幾進明遇疾如雷之震蓋其報也先是唐開元天寶閒王累舉進士不第曾有題衡州泗州寺詩云一水悠悠百粵通片帆無奈信秋風幾程峽浪寒春

月盡日江天雨打篷漂泊漸搖青草外鄉關誰念雪園東未知今夜依何處一點漁燈出葦叢其文章有如此者王平生任俠常裹金鎚以擊不平死守睢陽氣勁力銳終始不渝巡遠之忠義霽雲實贊成之霽雲之勇壯王實佐助之氣節有如此者黃巢傲擾衡民乞靈于王寇過耒江遇鬻履者皆巨足詢其故曰吾州兵屨也俄而寇見偉人高牙大纛躍皆丈餘寇褫魄却走境賴以安隨處祠像號感應太保其威靈有如此者如潭如邛如柳如楦如撫如南安建昌所至霽應廟貌翬飛不可勝數賜額昭烈則自政和乙巳始也七月二十五日月七爲訛今日三十二相傳爲王誕辰遐邇稚耄蒙恩戴惠者香花簫鼓肩摩踵接闐咽道路以

奮神庥自政和至乾道累封爲忠靖威顯靈佑英濟王

今訛

爲東平王是此張王在當時殉難三十六人之中非卽睢陽也

宋玉山汪應辰文定集中備言之余以張抃之祀于江西確有可據而世俗輒以巡當之因爲此作以曉訛傳者異日或能改正則得其實矣

邑令張澍茂學篇

余履瀘谿任之後暇則進諸生校論文執率皆條流紛糅訓辭樸僊由其采掇陳言罔知晉學也乃倣古人讚學勸學勸學厲學之文爲茂學篇曰詔之

余聞之葛洪曰學者所以清澂性理飾染質素也徐幹曰學者心之白日也王符曰學進於振而廢於窮顏之推曰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下

二十五

不學者遇議論得失蒙然如坐雲霧劉晝曰人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胷由數賢之言味之學烏可已哉今夫蒸桌之温也不琢之不耀夜墨陽之勁也不淬之不剗犀故欲超萬里於瞬息必假遺風之棄欲凌溟漲曰泳游必泛艤觸之蟹是曰蠶之不繅則素絲蝨矣目之不茶則吳篔壞矣海蚌不剖則靈珠隱矣崑竹不斷則元音闕矣故曰爲山者基於一簣之士曰成千仞之隋窳井者起於三寸之坎曰就萬重之深也而顧冀詬無志啻窳無情羈神於世務蠶午於敖細不勤焯掌之勞甘受盲心之詆未省牛毛之功頻召蟬雪之喻何異狄山之視肉蹶涔之委蛇乎且所謂學者豈弟泥訓話摘章句埒女史之誦詩內豎之傳令

已哉走蟻覆笠天胡爲而倚杵斷鼇步亥地胡爲而息壤  
日月何**曰**有眺胸山川何**曰**有肺目鬼神何**曰**有形聲制  
氏之樂何**曰**僅記其鏗鏘叔孫之禮何**曰**祇通於縣蒞非  
可概例諸六合之外矣太昊稽象畧**曰**畫卦燧人因鸚啄  
**曰**鑽火有熊聞鳳鳴而調律侯剛觀鳥跡而作書邑夷法  
斗旋而作輅芒氏效竈絲而造網是皆大聖人之學乎神  
明而發乎物類也不此之循而喬宇鬼璫之是急譏骸俛  
**疇**之爲安以天理爲粉澤禮灋爲橋櫛仁義爲桎梏詩書  
爲糟魄必且爭奇弔詭負刑回冗羣誣脅眾分徒疑聖嚮  
言墜乎典謨誕思飛乎邪室妙門**乎**谷之譚畫瓶箴喻之  
旨競扇風規徒事藻翰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景晷而無成

功是瓊甌瑤釜無爨炊之用鏐弓鈹絃無支屈之能故曰  
不聞九乳之音者不知絲竹之滔助不服六章之麗者不  
知毳臈之縣蓑也夫文公多藝也而斲讀百篇尼父履度  
也而鐵鎗三折翟烏周歷書載盈車句踐**慙**勞**擘**誦竟旦  
董謁方外掌摹籀寫儀秦游說股畫裳題兒寬帶經**曰**粗  
耨路生**戩**蒲**曰**緝編黃霸下廷尉目受業邠卿處複壁**曰**  
劭功朱穆墜岸不知馬之幾足文黨入叢先試斧之挂樹  
用能洞精道奧窮測敖言且太公望年七十而始學讀卓  
爲王佐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况五十游學蔚爲老  
師公孫**弨**四十餘方讀春秋朱雲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  
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終成魁儒魏舒四十自課對策升

第爲世所仰或乃不希炳燭之明甘蹈夜行不冀桑榆之  
效悵望東隅則愚不愈而智不贖世將歎歎之矣是曰六  
藝備則卑鄙化爲君子眾譽集則孤陋逸於貴游故曰觀  
姑櫛之枝足曰知其本之修巨也覽汪濊之波足曰覺其  
源之淵邃也雞之知將旦也鶴之知夜半也運日作日者非之  
知晏也猥豹之知雨也雝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  
下騰蛇無翼而翔空蝮羌無鼻而聳香堅蠶無口而揚聲  
水毋無頭目而率魚蝦帝江無面目而識音樂皆物之知  
也物知之而人不知則蠶珥絲而商弦絕賁屋墜而勃海  
沒銅山崩而洛鐘應曉山陲而薄落竭麒麟鬪而日月蝕  
鯨魚死而彗星出問之有罕漫者矣其何能詳威斗而釋

藻兼注紫橐而倉裕酒哉皆敬仲矚俞兒新公知澮狸考  
倩喻翠方廣川識重常中壘通貳負劉杳審仲師元遜曉  
僊囊壯或嘆海鳧方古洞章或之劍陸澄明服匿之器崔  
蹟析羊腸之坂敬宗核顛頊之墟趙逸證太康之寺子野  
考滑題之邦張善證金鳧之飛僧儒悉石針之用江淹推  
科斗於周宣斯徵解罇于於干寶柬之引影娥於洞冥貽  
孫實婦跪於渤海鄭欽悟山路於卅里寶儀對乾德於四  
年墓養測蒼鷲于狄泉隱侯定罽孟子東夸目及辨鯨鯉  
之獸形聆角觸之人語數白馬之祠祭驗黃蛇之阿廢鑿  
肅伏之尺寸診玉神之隱見讀龍門之鳥篆解苗茨之豐  
碑何異之有學而已矣卽桂露飲能言之龜女乳灌疏屬

之尸老桑潰元緒之斲古木烹賈誼之味菖蒲塞風生之  
鼻鐘鼓致商羊之鳴苦酒漬白魚之鮓肝曠節虬蟲之毒  
燒石投猱獺之舌烏梅煮橫公之鱗事無并聞情疑浮誕  
然精驗潛効有同響奮亦由沈研烏冊鑽習龍經故能瀟  
情源於秀逸發思業之高奇也人無論智愚儻搏心揖志  
磨礪就業則精神曉冷鈍聞條達猥俗不足曰摸蘇浮名  
不足曰營慧咸能洞知能之囊橐極文雅之英雄矣夫雷  
震之聲可寫曰鐘鼓風雲之變可通曰律管而謂聖心賢  
凡著在徃錄抱風合効詎難黨朗乎故日咎繇雖暗而并  
辯者同功子野雖瞽而并離朱齊明也可不學哉可不學  
哉

邑令張澍來鶴亭賦

鶴今杳矣亭尚依然亭無鶴而挂月鶴去亭而游煙幾時  
桂棟數里芝田柱雙雙而拔地聲一一而上天遊瀟闔閭  
之外憑陵巖壑之前異鳥埃之記里類結埼之臨淵想夫  
鶴之來也將翔不下欲集仍飛負霜夜冷警露朝晞隣威  
鳳之覽德協冥鴻之知機軒軒砂頂皎皎雪衣飲瀘水潔  
食蕨山肥駐峯椒而梳翼去蓬島以忘歸維時分置置縣  
正界修城緬仙禽之戾止乃隼雉而經營干夫畚揭五夜  
工程洲渚馨響譙樓角聲依盤旋之舊地起埤垝之高閼  
吾聞大龜蟠徙駿馬奔馳都乃不潰邑因以基是哲人之  
創造每隨物以遷移用能女墻禦礮隍水成池無庸施漆

誰令觸麋陋叱千之蒸土笑芒部之縣絲亭焉此建鶴爲  
之徵軒窗爽豁高閣峻嶒延山入座引樹為朋聽谿流之  
夏瑟悅鳥語之裂繒控弦憶子飛錫來僧彈琴怨別破鼓  
生憎窺千家之瓦雀羨萬里之雲鵬今則煙塗響家風路  
鈴清麗譙空蘇耽之瓜瓠表渺令威之聲山修脊而學畫  
水引字以潛鳴桑麻雜乎雞犬臺榭叢夫橘橙得不憶九  
皋而思清唳踞磐石而想彳晴哉徒見蝸黏敗壁鷗踞空  
梁昔耶抽髮卽炤浮光丹青駁落杳桷荒涼雲邊泉碧澗  
外松蒼援弓繳而不得戀稻梁以何鄉倘重來之有日庶  
餉我以霞觴

詩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下

二十九

宋梅堯臣送李泰伯歸建昌

推天以知命自古豈不然桓魋及臧倉嘗毀聖與賢後人  
何蹈之其事實好還君居麻源谷學禮如鄭元聲名久已  
大藉藉四海傳昨因丞相舉便謂升雲煙謁來太學館食  
貧向三年忽懷粉榆下歸思獨緜緜得告許暫往落莫求  
楚船捋髯滄江上仰看饑飛鳶誰識鵝雛志閒誦莊叟篇  
喜問里中兒重到舊林泉洗蕩俗塵垢焚裂跨馬韉不向  
世路去徒取愁腸煎雞豚初可養禾黍亦足田不慚莎衣  
蟲以葉自包纏及其飽滿時曷異冠貂蟬君意我疆寫雖  
慕何由緣

葉清臣贈李泰伯 并啟



清臣啟累日前伏蒙衷書臨訪并小文編及明堂圖披玩  
尋繹彌增景服偶書二百四十言以伸謝臆伏惟采覽進  
士不讀書明經不根義詬病君子儒於今作文弊禮部右  
詞賦諸生竊科第從道不違人追趨斯近利李生何為者  
力學務遜志羞恥事章句深湛刺經菽嘗惟天子貴無大  
明堂位邈焉三代風渺矣百世繼去聖日逾遠攻端非共  
致公玉既妄圖戴德亦謬記漢唐盛容典規畫不足示其  
閒區區者何暇盛德事確論無甚高濶講寢而墜披文會  
今古援筆攷同異面勢本周官纖悉探呂氏俛拾林甫長  
仰撻康成盤昭發老生矇冥符作者意聖期接千統縟禮  
恢萬祀無文既已秩同節此云備寔當總章法未覽雲臺

議廢興有時合聰明自民視成厦繁材致理豈一士南  
闕朝奏書中朝夕鳴珮行矣無自遺日中今可贊

黃晞寄李泰伯先生

久不見泰伯中心頻損和近聞束書卷更卜好山阿學古  
成儒癖敦風蕩俗譎周公法已矣原憲事如何母老祿未  
及身閑鬢不皤新文海裔播舊粟釣竿拖甯戚歌寔發麻  
姑叟屢過時人一握小吾道片雲多友弟俱游宦池樊自  
撫莎聞猿詩興逸敲戶酒徒羅鄉里名光也朝廷禮後麼  
年來魚信至怪我客蹉跎

李觀送姪山甫

喜爾年將壯為儒志可嘉鄉間知行實場屋見辭華公道

方無壅君門况不遐直應千里足世世出吾家

王安石訪山甫入長山不遇

石澗迤邐聲漕漕碧峭峯嶺雲高深山大澤龍蛇出誰  
知閒氣產英豪金陵老子硬鐵脊馳車尋隱來鑿石古來  
聖賢皆自出男兒健在更努力

饒子尚逍遙峯訪李山甫不遇

疊嶂南奔似躍龍逍遙樓畔識奇蹤雲根盤地三千丈石  
筍參天第一峯歲久已知蒼蘚合曉來常怪碧雲封肩輿  
卻過株槎路曙色嵐光隔幾重

李山甫瑞相寺

路入禪關僻僧迎取衲披自憐重到此深憶舊遊時泉石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下

三十一

清虛景松筠古老姿問師從別後鶴怨幾回知

前人慧光寺

夢遊山寺有餘清邂逅來游却自驚珍重秋風知客意又  
吹好夢到江城

僧堂拂拭舊時塵鶯老花殘五換春四海干戈如鼎沸山  
中猶有太平人

前人澤心寺

凍雲襲我杖踏雪過招提卻憶尋梅日渾忘折桂時蕭寺  
權爲住蓬島暫相違妙有元中妙深藏誰得知

不爲尋芝亦愛山喜居方丈遠塵寰鶴眠午日松陰靜龍  
起春霖草色閑講學雷聲驚晝夢談經夜月透予關道人

髮我非仙骨三捷歸來九轉丹

元南豐劉麟瑞咏天社令吳公楚材

誰道盱江一布衣英風直壓月輪低義旗莫笑張螳臂寶  
劍徒勞逐馬蹶敗矣南冠羞北面傷哉碧血化青泥至今  
凜凜餘生氣詎向泉臺悔噬臍

明新城鄧元錫布衣行贈陳思原

君不見漳南陳布衣團蒲兀坐如有思叩闈謁帝談經濟  
鹿柴偃卧風颼颼又不見南海陳公甫陽春三月澄靈腑  
一朝學覺契無爲直造渾淪天可補彼皆布韋修闡然拔  
茅自奮鴻蒙前嶺南閩南永相望千里一瞬滄溟煙陳生  
蒿萊翳門巷黃蘗白乘欣相向箕疇大學契予同欲揭日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下

三十二

月層霄上敝衣躡躑首燕路美芹溫曝歡無度登聞欲擊  
閶闔高啁啾燕雀謹相選榻來訪我清津南霜飛水合月  
在簷時時一編披古易除夜青燈書矻矻春回膏雨復夏  
初漪蘭沚杜芳相覓古來倜儻多貧賤昭代二賢君相見  
精鏐欲煨百鍊鋼帝鴻自治蒼球硯

朱起飛節慈篇爲孫母李太孺人賦有引

李太孺人者吾郡仙谿學博孫君思厚母也夙有令儀嫻  
於大義宣勤丙夜時執樂羊之機弔影丁年動畫歐陽之  
荻備嘗荼苦撫此藐孤今學博君文貴而傳教成而肅皆  
慈訓所詒也自昔燕孤鵠寡或將雛之曲未聞若乃截髮  
和丸亦在御之絃方鼓姆也維母節焉而慈兼所尤難於

斯爲烈聖朝褒獎臺何取於懷清當道表揚榮有同於賜  
復拭觀瑤譜錦字千行疊下璽書祥雲五色用成俚什以  
闡幽貞

冉冉柯亭竹鬱鬱冬嶺松取以喻母貞勁節有獨鍾鳩桑  
子在梅或在榛與棘飼之均以平母慈同此則有美妙姜  
姿習禮而明詩紉絲操闡職筦籥稱健持健持亦何事結  
髮從君子中夜伴吾伊雞鳴起櫛纒偕老有成言中道忽  
孤鶩微軀自殉死爲有藐諸存撫此藐諸孤勛之以令圖  
傳經同式穀嘗膽自茹荼苦辛歷百折鳳毛翔丹穴璧沼  
看成龍高山仰巖竄念此貽者誰慈訓永在茲千秋埃悖  
史勒之爲世儀

金谿孔允固讀鄧温如春秋集傳補註

高矚空前帙精思入曲泉耽經非有癖避地不知年定續  
陽秋筆豈惟繁露編異時徵著作應共石渠傳

温蘭讀王母孫氏死烈傳

從來閨彥頌柔儀如母剛貞一代奇憤血難銷鷓鴣劍英  
名不蝕蛟螭碑卽今原草秋猶瘦是處飛烏夜復悲試看  
未平芳烈氣仇爲雲輦到瑤池

孔固輓王節婦林氏

嶺嶠招魂竟不歸堪憐弱歲淚沾衣栢舟節烈留吟在玉  
鏡霜寒入夢微邈下依依晨晝荻閨中軋軋夜鳴機貞心  
直與蒼筠並彤管編來事亦稀

鄧可權弔李皇求將軍

將軍壯槩舊登壇  
霄漢心懸一劍寒  
不信但看金鎖甲  
至今染血未曾乾

邑令馮日望牛耳泉

巖草萋萋卧木牛  
耳根不斷湧清澗  
嘗愁南畝一犁雨  
注作東谿百丈湫  
水咽喘殘山月夜  
煙消耕散隴雲秋  
巢由洗後無從見  
飲犢何人到上流

前人溫泉

誰點紅爐一粒丹  
陰崖水沸氣漫漫  
風從玉葉池中度  
魚在桃花浪裏蟠  
濯日能酣山骨暖  
蒸雲不作雪花寒  
箇中幾許陽春意  
長注人間冷眼看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下

三十四

前人出雲峯

雲端縹渺擁孤峯  
峯上層黔雨氣濃  
橫影千崖森劍戟  
浮光萬頃浸芙蓉  
平吞繡谷蒼烟冷  
遙引麻姑翠靄重  
尺五天邊龍對舞  
欹巖風撼兩株松

邑令潘元勳游大覺巖

一綫縈穿似已通  
翠屏還障碧霄中  
貪看樵徑千重瀑  
直上仙巖百尺宮  
遠列修眉天字淨  
高飛孤鶴海門空  
不知身世誰先覺  
使我飄飄欲御風

龔麟標大覺巖

空中樓閣凌霄起  
五老七星未可比  
怪石如懸復若墜  
層崖紒上足還止  
遙天碧鏡照雙丸  
極目青雲隔一咫  
穿徑

玲瓏過小巖神工鬼斧有如是

王吉臣出雲峯歌

矗天三十六峯奇突兀最上一峯出雲森地骨盤道屈折  
浮紫烟元室扃靈聲影沒我來乘雲捫仙闕籟奏初涼紛  
合節塵土曾聞洗滌也應石髓留王烈摩空納遠窮無  
窮戟劍青攢神鬼工定有丹經不知處巖雲飛墮吹山風  
國朝傅金門牛耳泉

沈埋芳草幾經年吐納清真一勺泉漱玉遙知穿石竇鳴  
琴疑是響鈞天何曾見月清宵喘祇自倚雲白晝眠洗淨  
塵空影澈耳根寒沁此靈淵

鄒士焜登琵琶峯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下

三十五

山行青不盡極目上峯頭步緩安予懶情多盡日游竹深  
僧跡隱花笑客窗幽宜奏雲和曲蟬鳴韻未休

鄒文瑛送張邑侯旋蘇州

膾邑誠艱苦儔貽兆姓安自公胥保惠合境免饑寒昔恨  
廉來莫今思寇借難含情空折柳風黯大江干

上茱龍馬山

龍馬開名刹禪房竹徑陰淡煙籠樹密明月入窗深佛寂  
香仍裊僧幽勝自尋塵迷空世界閒聽幾鳴琴

林軒重遊萬靈峯

躡磴披雲撫石屏岩堯特地接高冥晴搖樹色連谿紫雨  
洗山光遠郭青何處佛歸長謝鳥幾年僧去暗飛螢鐘聲

已逐香城去空嘆重來兩鬢星

林大振金竺菴

徑入籬田過曲<sub>均</sub>扶筇<sub>匊</sub>麓俯東郊煙銜半郭籠暉影嵐  
靄羣峯掛樹梢對岸濤聲人競渡前邨暮色鳥爭巢天空  
地僻饒幽勝幾度尋僧把戶敲

釋律通登天堂菴

緩步直登最上巔桑門別是一重天精藍雲淨無塵染寶  
刹風高有鶴旋人渡谿崖穿樹影笛橫牛背入邨煙眺來  
滿目皆圖畫俗慮刪除不記年

黃堂前有樽酒行

蝴蝶飛飛金粉雙錦屏日照春幢幢東風入戶嬌輕裳遊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下

三十六

絲娟細簾衣光主人惜春春筵張金樽在手客在堂綠酒  
澄波生艷陽爲君爛漫酬春芳君看草碧花成行門左紅  
桃右綠楊曷不沈醉春風狂

寄題建昌郡署勤思堂有懷故太守葉梅晴先生及令子  
介之

爲憶南園芳草生池波高與石階平松陰滿地鶴雙立花  
影橫窗琴一聲春去總移王謝燕夢來空記楚綯情年時  
師友兼寥落何處關山共月明

感舊

夾水雙橋畫閣東偶經來往似賓鴻登樓舊處非劉表厭  
蜀新愁卽杜公雨氣併隨春夏泛山光長向別離濃不嫌

蠟屐行還損把袂何人意氣同

出門行

清晨飯僮僕僕被向前路明星猶在眼行已過橋去青山  
一幕雲茫茫西風吹面天晨霜路頭十字分龜坼橫是東  
西縱南北何處主人當待客

偶成

鶯啼不斷子規來躑躅棠梨無數開殘夢美人愁碧草餘  
哀孫子拜荒苔片雲入暮工成雨密葉和春早結梅獨酌  
未須嫌寂闌捲簾雙燕正低徊

能吏

某省有能吏僚友共推轂大吏重眷注珍若別山玉他吏

瀘谿縣志

卷十一 藝文下

三十七

初謁見動舉相勉勸居之更不疑公等殊碌碌邑有拒捕  
人官差受戕戮吏乃捕其凶咄嗟爲訊鞫案成以上聞批  
駁無所觸大吏頷曰可轉奏將決獄他縣忽牒呈真凶在  
其屬發奸從他事供吐如發覆提犯別訊之前讞果冤服  
失入罪有歸大吏爲嘖蹙久之不獲已乃始挂吏牘幸囚  
未卽決放流傲昏黷國人皆擲揄能吏成覆餗舜賓稱老  
娘倒繡亦可惡世間最庸懦竟出于高足有何才不才好  
惡如轉燭但當學趨迎到處看刮目

題滄洲逸興圖

客何爲乎坐滄洲披藻荇兮臨清流白波縠皺青天浮蒼  
嵐一抹螺黛幽水雲併作江湖秋千三百頃烟波稠此豈



心樂冥鴻儔不然有託逃林丘<sub>上</sub>人生七尺如虛舟從天位  
置非我由不爲鵬鵠當鳧鷖絕勝塵土呼馬牛何時拂袂  
從君游湖山虛席歡相留曷不早來仙禽羞

憫丐

丐婦跪當門低頭求半菽念我亦同病義當惠一匊僮謂  
此輩多一得百相逐不得遍給與便恐闕牆屋縮手坐簾  
下寸心如轉轂願得降豐年萬輩同沾足

邑令張樹祈雨作

戊子六月

仰首呼蒼天蒼天穹以高茫茫造化理靈憲術徒勞我邑  
罹亢旱禾苗若煎熬女媧旣爲虐飛廉又肆饕逐令滄滄  
雲竟向晴空逃仰首呼蒼天何爲屯其膏民風雖譎觚士

瀘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下

三十八

氣雖鴛鴦良由政事闕教化未薰陶循衷滋慚愬省愆九  
牛毛降殃守土吏無俾黎庶遭在昔良有司焚身何惜尻  
今也走羣望鳴鐘伐靈鼗愧無戴封誠心灼目亦蒿仰首  
呼蒼天俯鑒此切切

龍馬山房

龍馬騫騰已杳茫臞翁曾此築山房梅邊讀易文罍露酒  
後吟詩句裊香甲子模糊誰世界功名草芥見肝腸徵書  
不入幽人夢雲外青山接弋陽